青莊館全書 二

嬰處文稿 二

雜稿 二

共二十五

青莊館全書卷之三

嬰處文稿目錄 一

青莊館全書卷之三

青莊館全書卷之三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嬰處文稿一

西湖烔月篇序

西湖有清士貌秀而心潔好讀書以自樂人不知吾獨知之又敬愛焉沈君平甫是也昔余弱冠僑於江湖平甫必於吾三四年爲隣以居自謂氣味之相適見輒談古事又吟哦焉宅事不知也余去年春移家木覓山下

多病不出門今徃見其詩格古而韻長今世此道之絕久矣盍寫之篇平甫笑曰惟君其序之遂題清士西湖烟月篇勉之哉吾豈獨知之辛巳上巳完山李明叔序

茶溪詩文序

士之衣布帶韋茹糗啜糟偃蹇於蓬蒿之下不汲汲於名利者為難有志於古人以文章自娛者亦為難持道學中正之見不為衆慾所驅馳者尤為難見既志於文章又以道學自衛者此尤最難見者也吾同宗有正夫者幼失怙而能有志于文與學家貧不以為病務古人自期守之以正斷之以理余嘗聞其名不得見其面雖

不得見其面其願交之誠常在于中也今年孟秋邂逅於南磵之堂初見其貌瞿瞿若不勝其衣也試與之語果甬愽又簡大有理焉余於是心醉而師友之又論文章不騷騷乎雕繪之末以和平純雅為大旨余又躍如也猶以但聞其語不見其發之以為書者為恨請之見正夫曰小有製作隱而自好不願顯於人今子樂吾吾亦之子不惜焉余受以讀果甬如其言以和平純雅為大旨也其詩清簡幽婉得風人之旨其詞賦古而潔其文有和正平温奇奥典雅之體余於是歎曰有德者其有言乎此吾所謂偃蹇於蓬蒿之下旣以文章自娛又

以道學自衛者歟其真見之尤最難也君子哉是人吾舍此孰與遊哉正夫其勗而進焉今書其卷以志吾之於正夫有厚意也辛巳八月序

送朴叔遊緜州序

汝秀氏西海豪士南遊于緜〻距京九百里山川麗人物秀恨未之從而遊余自幼志于古嘗欲歷觀名山川求異人者以遊生今二十一歲不出百里外但奇氣盤欝於胷中而願未遂人有說名山川異人者輒喜聞之汝秀氏其為我訪諸十室之邑亦有忠信者況九百里豈獨一二人又人跡之不到必有奇山水可隱居北歸

之日其告我曰某鄉某士有某行某州有某山可結廬以讀書吾雖不親到若覩也適吾願若五音之諧于磬心焉恰恰奚必親覩爲汝秀氏其爲我訪諸

餞辛巳序

歲云暮矣頻瞻北斗之回杓夜如何其忽驚南城之擊柝魚欲振陟氷之鬐蛇已後赴壑之鱗惟其檢兎邈之菴名屠蘇剖腐讀荊楚之歲記膠牙餳邪雖家家共守歲之歡亦人人有流年之感是以飛騰暮景堪悲杜工部之盍簪蕭索東風誰憐蘇內翰之剪綵問今夕其何夕童幼之歡雖深寶增年而減年老大之懷不少耿如

别故人於千里青熒之燭影方長帳乎迎新春於五更
悠揚之鍾聲最遠然惟普天歡樂宴歲功之遂成於二陽
迺地喧嘩賀星記之周回於三始而况幸際昇平於家
國奈無燕喜於弟兄秩初宴而散紅牙爭傳呼於五百
拜高堂而祝黃髮竟進壽於八千喜舞綵於斑斕堪誇
慈母手中之線笑把鏡而怡悵不問丈夫鬢邊之絲雪
花蹊祥痴欲賣於今夜鬼执僻惡貪可際於明年所慨
家君遠遊咏西海而瞻慕阿叔濶阻想南州而馳懷佳
辰難陪春樹之祝徒永遠方所歎竹林之會惟稀茲迺
值浪仙祭詩之辰聊以續子瞻餞歲之句且夫處白屋

而息大庇望丹闕而獻微誠願萬邦之屢豐曰暘曰雨曰寒曰燠祝 九重之遐壽如陵如岡如阜如山嗚呼年來去以有期奚歎壯歲之添齒物終始其相謝秖竢新德之潤身

雪夜文會詩序

壬午二月十五夜會者鄭氏子城南氏汝修汝華鷄旣鳴命余序之

清讌高堂古人所以秉燭狂歌半席志士爲之擊壺白雪陽春久渾淆於下里清端修竹長養沒於空山如小石之在山嗟大塊之勞我樂琴書於暇日只自喜乎茶

熟香清視軒晃於浮雲亦奚恤乎鍾鳴漏盡于時也圓
月始展誦希逸之詞賦清新微雪作零想道蘊之詩思
飄逸太守行部雖無問於洛陽良友乘舟亦有訪於剡
曲匪曰較才於戰白聊可慰意於拭青郊瘦島寒雖同
工而異曲陳暹叅速各短律與長篇諸君子風流妙年
舉皆如金如錫嘯歌半世任彼呼馬呼牛甫里先生寒
厨之杞菊無憾鍾山隱士曉帳之猿鶴自如僕逕開蓬
蒿幸相隨於二仲形如土木羞共列於七賢任流出於
性情興而比也見沕合於聲氣書庸識哉追繼金谷勝
遊列書字姓留爲紫閣故事詳記年時

孝暇襍稿序

坡山子攜其集請名於完山子完山子忽之三日迺以濃墨禿毫大書其巔曰孝暇襍稿善事父母之為孝孝而有餘力之為暇有餘力而之詩也之文也述之而載於策是之為襍稿孝烏可一日無哉文章乃其餘事爾虎雖有文斑斑無其乙安得施其威也龍雖有鱗燦燦無其珠安得行其神也人而無孝雖有郁郁之文章亦安所稱其德哉故君子先修乎孝修乎孝而百行具百行具而發之為文章必和而悅澹而靜讀之使人藹藹然滋其善心也如其先才華而後行案其為言也雖炳

炳烺烺脉理俱邪不足以服於人坡山子年幼冲志孝順每日東方欲明適父母所下氣怡聲問安否退而歸端坐斂膝志氣方旺讀聖賢書一兩篇沉潜皷舞有樂於心而自不能已者誦韓歐文咏陶杜詩其蓄之中而發之外者大而為序記小而為律絶高吟朗誦樂斯之深少焉婢報飯侍饌而歸如朝之為日旣入昏定而歸如晝之為篇旣成每使完山子讀而評之此其所孝之暇述詩文而為襍稿者也完山子申言曰坡山子先於行而後於才乃其言和而悦澹而静不獨炳炳而烺烺也坡山子坡山子毋使失虎之乙龍之珠時壬午月建

子庚午完山子撰

迎春序

壬午十二月二十二日明年癸未之春日也一氣迺至天地山澤草木禽虫咸與爲春春日之始爲春日才一日之間爾夫人者亦物中之一類而最靈者也雖與萬物同其春而亦有所不同者焉豈獨以隩者析鬱者暢慘者舒塞者通枯者滋蟄者蠢乃可謂同其春哉此同之一段安足道最靈而亦有所不與之同者乎若夫菜盤以嘗新土牛以送寒亦假借之習苟簡之俗安所益吾人心與身哉蘧大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如以一年較蘧大夫之平生今二十二日之昨日卽蘧大夫四十有九之年今二十一日之明日卽蘧大夫恰滿五十之年人非聖人孰無其過知非遷善其在此一日之間乎且夫時之春卽人之仁知非遷善其爲仁之始乎

嬰處稿自序

槀曰嬰處槀之人其嬰處乎曰槀之人男子之踰冠者曰嬰處非槀之人而槀獨曰嬰處可乎曰是近乎自謙而迺自賛者曰否嬰之夙者當自賛曰長者處之慧者當自賛曰丈夫未聞男子而踰冠者反以嬰處自賛也

遂自述曰昔題藁之首篇曰何異嬰兒之娛以弄宜如處女之羞自藏是寔近自謙而寔自贊者昭矣維余自童子日性無它所好能嗜文章亦不能善文章惟嗜也故雖不能善有時著文章自娛又不喜浮誇恥向人要名譽人或誚其恠蓋余夙弱多疾不能勤讀誦習固陋無師友以教導家貧不藏書無以長知見嗜雖深其爲學亦可悶也夫嬰兒之娛弄譪然天也處女之羞藏純然真也玆豈勉强而爲之哉嬰兒歲四五及六七日以弄爲事揷鷄翎吹葱葉爲官人戲排豆列爼規旋矩步爲學宮戲咆吼踴躍睜目撤爪爲虎子狻猊戲從容揖

遜登堂陛階爲賔主接對戱篠爲驂鶴爲鳳針爲鈎盆爲池凡耳目所接莫不學效焉方其天然自得也懵然笑翩然舞嗚嗚肰宛喉而歌時乎而悠肰啼忽肰咷作無故悲變化日百千狀莫知其爲而爲也處女自始鞶絲至于笄雍容閨閤禮防自持饋饌縫織非母儀不遵行止言笑非姆教不服夜燭行晝扇擁垂雲羅掩霧縠肅穆如朝廷絕遠如神仙羞不讀夭桃宛麗之詩恨不說文君蔡姬之事非姨姑姊妹之親不與之坐同造踈親戚自遠方來者父母命使之見隨兄弟強施拜背燈面壁羞不自勝有時遊中門內遙聞跫咳響走深藏不自

睱噫嬰兒乎處女乎孰使之肰乎其娛弄果人乎其蓋
藏果假乎營蒙之人著文章不要見其亦類是也夫磨一
丸煤揮三寸管掇菁華拾瓊瑤其寫胷如畫工欣暢鬱
悒合并睽離嘯歌笑罵山水之明媚書畫之奇古雲霞
雪月之繁麗皎潔花草蟲禽之靚鮮叫翔一於是發之
獨其性不猛厲不作乖激憤戾很愎詭誇之語亦不以
不自滿輒壞棄之甲之乙之丹之綠之籤而帙之囊而
檢之桃籍而提攜之贊頌而諷歌之親之如朋友愛之
如弟兄皆自適性靈不足貽它人眄嘗不幸為客探胠
對面聆贊譽聲色忽赬過遜讓心嵲屼不能安客既去

愧隨以深反自怒欲投水火無惜也怒稍已復自笑曰昔緘之箱猶不固迺褁十重紙用金鑰鎖木龕忽正色而誓曰今後若為人索奪當投水火固無惜也咄其亦恠之流乎䏚悪敢以滅裂齷齪螢爝微明蹄涔餘滴肆䏚自驕衒媒無恥誇矜不遜妄以為吾前旣無吾後何有以取識者之誚哉自古善於文章者無不傲然高大妬者四起横遭謗毀坐此蹇滯甚至喪身名辱父母況不能善者哉吁其可畏也已吁其可畏也已余旣於娛弄羞䉤兼有之以自贊娛弄嬰兒也長者不為嗔羞䉤處女也外人無敢議嗟乎或責余以廣求人自炫燿者

雖諷規之深切恐懼愈深藏悔愈堅或責余以只自娛不與人共者獨不為辨固自如也雖戒謹詳審以嬰兒處女自居猶不免人誚責惡哉惡哉然若不以此自居其誚謗惡可勝道哉復自慰曰娛之至者莫如乎嬰兒故其弄也藹然天也羞之至者莫如乎處女故其藏也純然真也人之嗜文章至娛弄至羞藏者亦莫如乎余故其纂曰嬰與處或曰凡嗜之者善之者也子其果善之而故自謙也歟曰請以食喻夫宰夫之供饎饌也封熊之掌翰音之跖鯉魚尾猩唇金虀玉膾雜薑桂和塩梅烹熬適時酸醎合味獻之于公侯莫不嗜而不飫夫公

侯雖知嗜綺饌安知供綺饌如宰夫之善乎余之所嗜其亦與公侯之所嗜同乎淹醋當酸漬醬當鹹雖公侯亦粗知是也余之粗知著文章當類此也安在其故自謙而不自賛歟然則嬰與處無為丈夫為婦人之日乎遂哂曰雖為丈夫為婦人其天之藹然真之純然至白頭固自若也尚章執徐日躔大梁之次穀雨序

送李仲五讀書北漢序

余於文嗜無所不至惟歐陽文忠文最焉於山水嗜無所不至惟北漢百濟王故都最焉盈天地間文與山水者非歐陽北漢而止不徒嗜嗜惟最不其取大方之

笑哉是有由余素陋寡聞生二十二歲始從隣人獲窺歐公文讀而大樂輒誇向人私以爲嗜之不終身弛也不耐淸羸靜杜衡門步屧所到遠不過十里歲辛巳秋共南君子休汝修齎粻携手始步入北漢山中遊十二寺心欣欣如有得總三日而歸猶有惜別意或自以爲天下之山水萃於斯夜往往有北漢夢至于今然也是見之也始故其嗜之也最焉今年冬十月友人李仲五携歐公文上北漢爲歲暮課讀訃適與余夙所最嗜者幷符焉且請余偕往余雖欲樂從之每冬寒輒患慈母病以熬煎於今縱未發其憂慮不少弛未嘗斯須離也空山

網是網

静寂燈火青熒吾身雖不到其思想或相來往仲五亦境與神會端居潛默細細馬想之哉普光法堂藻井有辛巳遊三人字姓其至今無恙吾幸拂蛛網如覿吾三人面也嗟乎子休遭喪汝修南遊三人者落落不易合矣仲五於三人者皆友善愴與我同之文之慷慨者莫歐公若也山水之清曠者莫北漢若也讀歐文含北漢奚之噫仲五之讀其亦得所也歟癸未陽月二十有五日友人序

野餒堂記

野餒誰號吾友白永叔自號也吾見永叔奇偉之士何

故自處其鄙夷我知之矣凡人見脫俗不羣之士必嘲
而笑曰彼人也顔貌古樸衣服不隨俗野人哉語言質
實行止不遵俗餧人哉遂不與之偕擧世皆然其所謂
野餧者獨行于于歎世人之不我與也或悔而棄其樸
或愧而棄其質漸趨于薄是豈眞野餧哉野餧之人其
亦不可見矣永叔古樸質實人也不忍以質慕世之華
以樸趨世之詐崛强自立有若遊方外之人焉世之人
羣謗而衆罵乃不悔野不愧餧是可謂眞野餧哉孰知
之吾能知也然則野餧云者世人之所鄙夷吾之所期
於君也向吾所謂自處其鄙夷者激乎心而言也永叔

以為吾知其心請其說書而歸之幸以此亦巧其言令其色者必笑且詈曰作此者尨野餧哉吾何慍也辛巳月建寅庚申寒棲幽人書

漸齋記

永叔既字其楣曰漸仍求其說于余余詢曰漸之為室名子心樂而自取歟先生長者命之以為號歟有旨哉其真永叔號也非重厚寬舒之人不足當卦序曰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又曰緩進為漸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余以為天下之萬類萬事不出乎有終始焉有本末焉外乎此吾未見其成就也吾嘗拱

手歛容舒舒以步入乎門進乎庭陟乎階升乎堂然後
奠乎席儼然端坐休休而言其言必有理是日用威儀
之終始本末也無遑急迫蹙之意緩進不越次斯可見
如異乎玆冠帶褐被步趨跳撻不但有顚沛蹪蹶之患
必不時而笑不度而言漸之義斯蔑焉可不大懼也哉
世未有不正其心欲身修家齊者也自小學進于大學
亦由乎斯焉不獨是然也古聖賢千言萬語誘掖於人
訓誨於後者究其用心亦不外於此嗚呼永叔有心者
旣号曰漸又請我闡其義其立志豈淺尠也哉如不以
我爲無盍試之日用細微之事乎幸爲我拱手歛容舒

舒以步入門升堂如法休休而言旣久必有所得子必曰明叔不妄人也吾試之而如斯乎吾亦從以喜曰永叔勉之哉願成其末與終如不從必整色以箴曰永叔何其淺也漸之義安在小大學次第之言掃如也子必聳然而懼憣然而改乎不乎吾於此決妄言與不妄言也辛巳六月初六日記

守眞軒記

余讀守眞子燭臺之說至人皆以巧取于物物亦以巧用於人未嘗不歎息也又至余雖生於斯世所好在古非今也亦不覺贊頌之不已焉守眞子之所以爲守眞

斯足以知之矣夫事物之近乎巧者流以為詐詐者真之反也且守真子生於斯世志嘗好古焉好於古者必取樸與素維樸與素非今之所好而亦巧與詐之相反者也其好古而取樸素者捨乎真而安所守歟此余所以讀其文而知之乎守真子之為守真也守真子既以斯為号復題其軒為守真之軒甚矣猶恐其真之不能守題其軒而寓目也歟然斯須之暇其或趨巧詐而外馳亦或違樸素而內淪是假焉而非真焉也失之而非守之也失之與假斯易焉守之與真斯難焉請子易其難而難其易哉如有人升子之軒瞻軒之題入子之室

見子之言行若多巧詐器用若不樸素人必詰之曰言
行多巧詐其所謂守其眞乎器用不樸素其所謂守其
眞乎子何以應之然其貌瞿瞿乎若不勝其衣其言吶
吶乎若不出其口察其貌與言可以審夫心與行惡可
憲其名實之不相副哉如不相副余當以燭臺之說貨
於子究其言之不難而行之不易焉龍集壬午一陽月
鶴上村夫記

八分堂記

主人之室楹凡四且欝濕客不頻至至亦語不移時卽
揖去非意疊疊相洽然者來不再室之陋乃如是夫主

人性拙儉不暇憂晝兀坐夜安寢意自適與華屋同主人之安分亦如是夫冬寒盛風刮入隙燈揺揺然不定妨照字用素屛隔十之七三居其外七居其内内自寢處焉器用書帙貯其外主人猶不以低挾嘆杜門讀古人書不輟客有來者入戶欲舉手揖屛将觸其額客盱衡而嘲主人曰隘哉主人昔吾囑子以廣其室今不能廣之乃反隔之子居澗濵名屋以蟬殼橘皮志其小此室亦奚名主人笑曰八分之堂曰奚居曰吾且小遅子當自求客沉吟少間東顧而笑曰其此壁乎篆二楷八是為八分令子書揭焉名之意其此壁乎曰否否奚在其

名屋之小更求焉客頻囁嚅乃言曰屏之外餘幾尺地
若十之二屋之名斯在焉主人乃粲然曰屏之外十之
三屋之名非七分安在其八分曰然何居乎名主人於
是太息曰余不佞非以屋之大小焉爲名今若慕其大
矣當名之以泰山之室若慰其小矣當名之以秋毫之
室是譎詭恠僻君子不取焉且蟬殼橘皮心愛夫高潔
芳香不徒慕而慰之夫數之萠爲十而百而千萬億及
秭皆不逃乎十之數焉人之初降天與其衷無不有十
分之性善暨乎壯大爲氣質拘洏外物淪本性悪之勢
駸駸垂八九分其去十分者幾希若王莽楊廣元凶大

悪小人之無忌憚是悪之滿十分者彼亦初豈無善之
十分者哉但為悪日甚日已其善夫如是安得不大懼
常人者有善與悪互五分者爲有善與悪互四分六分
者爲善之七分八分至于十分在進之如何爾朱夫子
曰顔子去聖人九分九釐邵先生曰君實九分人是皆
論亞聖大君子之斷案實録爲亞聖與大君子猶不滿
一釐一分其十分者難矣哉然幾到十分只欠一釐一分
與常人較其亦難矣哉余不佞其或善與悪互五分者
若能恥為小人至死篤善幸庶幾到六分七分乎其否
乎若八分者去九分只一分余不佞烏乎敢烏乎敢然

以五分跂九分奈僭踰何以五分居六分七分奈立志不高何孟子曰余何人舜何人余不佞遜而不敢焉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余不佞若或士而希賢者乎其然乎仰而慕之跂而及之不高不卑雍容周旋於七分九分之間者非八分而何余不佞奚啜憂欝濕低狹以廣其居哉客莫隘余之室幸求余之志客曰敬聞命余之揣子淺哉客去遂記而藏諸古篋時尚章執徐上巳

王瓢齋記

匏之半爲瓢瓢最器之儉而善於盛水貧者易得以用觀

許由顏淵可知也後世鑿楠瘤藤癭範牛革髹而丹之
象半瓠強名為瓢是豈真瓢哉然俗皆以瓢呼之無異
名如鴟夷偏提軍持撲滿耆老髻髢既呼之以瓢賢儁
蠢痴亦呼之以瓢不獨真瓢可以瓢呼也然則石劉金
鑄土陶草織凡物之可罂而象半瓠者安往而非瓢哉
天山呂佐伯志潔食貧家無長物有古蓄玉瓢一枚色
水蒼前小尖若桃核指彈之韻清越窈而遠使人心滌
滓穢宜佐伯之愛而蓄焉其大可容水半升佐伯酌清
泉日漱其齒而沃其喉佐伯意君子歟玉惟君子愛之
瓢惟君子之貧者亦能安而作罂用佐伯貧而蓄玉瓢

其為君子不可以辭焉佐伯嘗有言曰余觀古今人無賢愚咸有室名或誇而揚之或謙而抑之紛肰昌熾無或得中余也愚而無所善不宜有室名縱欲名其室將誇而揚之吾性不樂焉將謙而抑之無才德可以謙欲用吾飲水之瓢為玉瓢之齋君其教我余於是賢其志而為之勉曰士生于世貧不可羞也許由顏淵古之君子之最名而貧又甚焉者也瓢飲無累適世樂道人到于今想慕其清風其視貪饕貨利富而無恥者羞惡困乏貧而無守者其輕重高下何如也且盍觀乎玉之溫潤而澤縝密而栗以自追琢人以為玉之為瓢甚華後

非貧者所當有也是徒知貧者之無長物不知君子之有所比德瓢若鍬金珠鏤鳳鸞貧者不宜蓄而君子之所不取今兹瓢雖許由顏淵必不以後斥酌而飲之與眞瓢同何者以其玉也佐伯無感乎此而彌進之勿以貧失其所守尚章執徐律中姑洗哉生明完山後人記

陽厓記

海邑納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九水水益屬陰而惟海陽其象乎八部八柱八埏八紘八極之亙內外者皆不遯乎東南西北四位之外也東果屬陽乎哉而南較極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十二宮二十八宿之所羅列

爲經緯者皆生于日爲陽之榮也北斗司命爲天樞柄陽又陽也凡天地之數分鼇絲忽億兆京秭皆莫不黃鍾以生之黃鍾者九數也迺陽之成歟距漢師西而南百里巨海粘天雄府介於旁号曰南陽海既陽矣地又曰南之陽不其陽太爀爀乎有里焉曰斗九海而南之陽陽既盛矣里又曰斗之九不其陽太炎炎乎其村正南嚮日恒暖炙是謂陽地之村有厓陡起峭絶日之光偏受焉我舅氏合以名之曰陽厓厓又巖巖竦立有陽之象也海而南之陽里而斗之九陽既赫赫且炎炎矣村與厓又各以陽名厓更有陽之象不其亢於陽乎立

天地之道曰陽與陰有日必有月有火必有水有長必有消有盈必有虧日焉而不月月焉而不日火焉而不水水焉而不火長焉而不消消焉而不長盈焉而不虧虧焉而不盈天地之道隨矣凡茲者陽與陰并其行不獨立之大全也今夫陽亢矣無有一陰已乎獨立豈不悶也哉計一歲晴暘雨曀孰居多計一月一日言笑宴樂憂患疾疹孰居多古昔以來治與亂多者為誰戴大圓履大方君子者小人者孰為多而孰為少也噫夫吉與善恒不足凶與惡恒有餘廓哉太虛窅而難問惟當循天徃復順受其命毋敢疾怨甯儆使貪戀長生無少

須臾病且死其可得乎余也淺薄雖不得大道之原然竊嘗以爲芸芸穰穰參天地而爲人者統乎爲君子而無一小人是無傷也凡爲君子者自修正吾身心始大而忠信孝敬微而動静云爲萬善具足雖無絲毫惡是無傷也上古之世十日五日風雨一之民物熙皥能善而壽不幸有一小人爲惡朝廷屛之鄕黨棄之惟恐一惡之在己銘之以盤盂儆之以韋弦是所謂封屋之治經曰惠迪吉從逆凶猶影響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則反亂凶爲治吉亦在夫修之如何爾是吾所謂生天地間者無一小人無絲毫惡皆無傷也

如其援陰陽而乘之無奈陽屬於善而獨立者耶今立
四通九達之道終年閱來且去者日累千萬其修善而
爲君子者凡幾何且南陽者海之濵也土瘠民貧其生
所資但魚漁鹽煮爾故其俗獷狠簿惡善欺誑好事訟
挾詩書而誦先王者百才一二嗟哉我舅氏不忍汨汨
於俗習之若狂鶩之而爲善且其子相洪始弱冠能耻
爲小人性愼重好讀書期於君子何其壮也咄君子之
爲善其亦難也已夫一日而起子時止亥時一月而起
朔日止晦日合推之以一歲起於元朝止於除夕當細
檢吾身所以爲君子小人陽與陰之間爾事上也御下

也待人也言語也飲食也行步也果純乎善歟純乎惡歟或善多而惡少歟惡多而善少歟純乎善甚幸焉是陽之純如者純乎惡不幸焉是陽之不純如者陽不勝陰甚不幸焉是惡多而善少者也惟善多而惡少者是陰不勝陽是始雖少幸終不幸者也善居九惡居一亦非君子人斯非吾所謂陽之獨立而且純如者善與惡其機甚危君子以之悶心惕惕雖早夜為善特立獨行死而後已愈徃而愈恐其不純乎也以其吾身雖獨善奈衆人之不善何是其天下之人雖不幸而不為善惟吾所以作君子者當爀爀炎炎以至于極恐其不善而

象陰也旣不能使天下之人皆修極其善以至君子象
陽之純如而只獨善其身不留一惡象陽之純如者我
舅氏曁相洪之所當勉焉者嗚呼其亦重且大哉日月
水火消長盈虧陽與陰之大全毋敢議焉晴暘而曀言
笑宴樂憂患疾疹治亂吉凶陽少陰多天之所運無如
之何矣惟善與君子之屬陽者雖太剛而亢不害於天
地之道也是故南海之旁南陽府斗九里陽地村陽屋
之積象陽而微陰不見于象是大無傷也或曰地之名
適然何必區區强以象之對曰昔之君子不飮盜泉里
名勝毋回車以辟名之說亦有象非徒適肰君試爲我

讀陽厓記龍集癸未二陽月初吉舅氏之甥弁拜撰

七十里雪記

歲癸未季冬二十有二日李子跨黃馬將徃忠州朝踰利冨之峴凍雲枳天雪始浮浮而作橫卧飛如機上緯婀娜棲鬢有懨懃意余愛之仰天張口而吸山之細逕最先白遠松黑色其青青欲染知近松也敗蔨黍離立田中雪挾風獵之颼飀肰吁嘯頹皮倒拖為自然草書叢木之拏乾鵲雄雌五六七八坐甚閒暇或埋咮于臆半掩眼似睡未睡或枝之叉礪厥咮或適脰仰爪刮其眼胞或矯脛刷旁鵲之肩羽或雪積其頂振動之使飛

墜仍亟晴㲉着飛勢斷厓馬赴為鈌甕仄松打肩仰手
鈌五粒嚼乃清馨咳嚥于雪雪為之碧投積於拱将亘
顣不忍拂也馬頭來者頰頳不皺左鬢如煤右鬢如鈌
眉亦效之余笑啞啞欲絕纓拱之積瀉馬鬐也余笑鈌於
雪西向飛偏集右眉鬢又從眉非其人者而皓也幸余無
鬢翻余眸瞻吾眉居左偏皓又笑啞啞幾墜彼來余往
眉易其皓叢薄幽幽皺石佝僂頂蓋雪腹凹不受作默
如嚬非鬼非佛有時肖虎馬彀臬不前僕夫厲聲叱始
勉強步逌然任蹄凡七十里匪峽則野伐木之顛出虛
四顧而其人翳不見也天與地襯黯澹敘水墨狀涀且

漾孰為是濃沫入眺平遠暮江烟汀之勢忽生於峽野之間或使人疑之帆檣隱隱時出烟末有叟簑笠荷魚曳竿隱映村口青鳬呷嘎歷飛集樹遥辨晒網猗旎樫林余不堪疑咨于僕夫僕夫吾同詢于旅者旅者如僕哂肰鞭馬而東俄之遠者迫在睫前暮江烟汀暗赴瞑也帆檣隱隱敗屋歷霖棟楹森立民貧不葺叟拖簑笠者出峽虞人魚為翟也竿為揚也青鳬非鳬鴉之黑焉野氓織籬插縱文理類漁網也旅者之哂哂余惑也書于昆珠店燈

知非齋記

雲章為非雲章能知之乎為夫非易知夫非難知夫非易真知夫非難真知夫非易去夫非難去夫非易真去夫非難天下人之多不盡人道甚或至於夷狄禽獸之域者皆從不知非始始知知夫非為大機括雲章果能獨知夫雲章之非乎人人孰不曰吾知吾非吾未見其人之真知夫非也何其淟涊偈𠌫猶依舊也稍慧者殊能出入於知夫去夫間其至于真尚遠矣或有極愚且妄如長夜如土木不全然知夫非雖父教而君諭激成憤怒是可誅之民也如能真知夫非則其真去夫非隨之焉能以真知夫非顯者在乎古何寥寥也惟蘧瑗氏

能以是聞嗚呼惟蘧瑗氏可謂能旣真知夫非而復真去夫非者也五十以前非全然不知者想惟出入焉釋然豁然於四十九年之後不大過人何能與於此今雲章迺敢以知非揭其齋甚容易其亦大過人乎否然雲章非徒然曰吾知吾非者處貧賤啗糟糠而不顧富貴榮達以致其身惟知非是願余亦不以貧賤恤雲章只自真知夫非以至真去夫非勉雲章而喜之且有時憂嗟雲章愼勿爲吾文所羞也合以箴之曰克己復禮甲申淸明日謹撰

甲申除夕記

余志夫刻意讀古人書而不違焉夏蒸炎坐湫卑屋矻矻攻
舉子文豈余心灑然哉建戌之月始抑余勵勸浮浮之思
匡坐讀中庸之書夫性命費隱知仁誠明之奧余益夢
夢云中庸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
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余觀鄭忠
信北遷日記白沙李文忠公以 先王之老大臣王廢 母后
不可議竄北青以死未嘗不黯然傷心誦強哉矯而吊之也
余嘗歎曰大哉書之有庸其猶經之有易也歟小子顓蒙何
入焉於是著觀讀日記夫觀讀日記者記日之觀且讀焉者
也讀焉而有得則敢以聱說陳之又暇而旁觀它書有

論質之者矣盍觀讀日記起于甲申九月九日止于十一月三十日凡三卷方子仲通曰百人于此具讀書之質者有幾乎有其質矣苟無讀書之地則何能讀有其質有其地矣苟無讀書之時則何能讀有其質有其地有其時矣苟無讀書之資則何能讀有其質有其地有其時有其資矣苟無書可讀則又何能讀余嘗誦方子仲通之言而嗟之也余百無一技可列於中士者惟謂之嗜古人之書則或庶幾焉然羸也父母憂也余亦栗栗懼也是始有質而未全其質者也有地乎未也仰屋而眀星垂焉顧壁而凌冰繞焉柴煤翁雜而冠衣緇乎也

是果有地乎未也太恭人肺氣不調而咳咯矣於是熬
煎于中不忍須臾離其側且家大人南遊乎大海之濱
陟岵之思歲暮而劇焉吊喪賀婚問訊筆牘之勞十又
八九也粤自我高曾之世稟不豊積其無資也宜矣既
無資矣則無其書固也雖然余於當世之務益迂濶哉
惟詩書之藪則能有心也故借夫人之書嘗左右鱗鱗
擁累數百卷云矣書或不繼借焉雖帳簿曆日惟披閱
之不厭余嘗有言曰羣聖賢之籍及左右信史可游泳
上下得其蘊奥而後已也其它稗官野乘雜家言涉攬
之則庶幾驅除盈天地之書矣質諸我執友茶溪子李

獵下落之字

正夫心溪宗人汝範偶曰可去矣余於今年冬之游泳
之涉獵并行哉余試觀性理大全書矣浩浩乎渺渺乎
不見其涯涘乎太極圖正蒙皇極經世等書及性命理
氣鬼神之篇益大而不可名歟於是樂觀爲學之方而
未之能也又觀陳北溪之書逎愈條暢而愈精鍊又觀
栗谷李文成公先生聖學輯要書源源乎關閩之派哉
冬至至後讀乾卦彖象文言始感于元亨利貞循環周
復不已之妙又歎潛龍勿用之著象初九曰潛龍勿用
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
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

拔潛龍也遂太息曰聖人之攸為也賢者亦可學而行之歟近者與宗人平昌公之孫同讀書于其室講孟子書遂羡滕公之有志於學悲許行陳良之膠固又與宗人體仁氏講韓子歎其卓然高拔於俗習羣嘲衆詈而不少低垂余三復釋言篇而疾其譏者之罔極仍袖其架書有三蘇文焉余讀而論之曰洵其悠乎軾其悟乎轍其鋪乎然蘇氏之策洋洋乎晁賈公孫之緒也又袖笠澤陸務觀南唐書矣入蜀記矣其雜著矣則余遂多其閒曠之發而慷慨之塊矣又袖元白氏長慶集矣昔人曰元輕矣白俗矣余則曰元淺而巧矣白衍而詳矣闊

天以後之變調矣嗚呼文章之藝其多方乎哉代代而殊倫倫而不相侔也老子翼莊子翼者焦弱侯輯衆家語羽翼夫南華道德二書者也曹德芳之言曰聖人之言道也猶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彼匈奴則謂之撐犂矣豈有異哉特其辭異耳余笑之曰是曲護其所私欲白焉而反眩焉者也胡之天中國之天雖曰一也堯舜周孔之道豈可與蒙莊苦李之道一乎哉余頗習蠅頭細字矣有暇而手書退溪文純公李先生聖學十圖矣南壺谷箕雅詩人名矣盧蘇齋夙興夜寐箴疏矣許穆眉叟經說矣清士列傳矣李于鱗雜體詩累百篇

矣余讀于鱗集而感夫相推與於王元美許殿卿焉讀獻吉集而感夫相投分於徐昌穀黃省曾焉嗚呼朋友之益益不可無矣顧余則朋友鮮焉可悲也心溪子汝範者余宗族而朋友之者爾延益與汝範會三晝夜劇談之夜既中語次到蜀漢丞相亮永安宮中受遺詔事汝範之眶淚始含矣余欲觀汝範之爲更促膝談厓海之舟載宋之三百年宗廟社稷颶母風起陸秀夫負六尺衮龍袍帝翻肰投于灝洶之中余大聲曰壯哉陸秀夫若裂金石而撼星斗汝範瞋目豎鬢其纓淚滂濡而湧出來矣余思所以解之宛宛而誦曰曾點鏗肰捨瑟

而對曰暮春者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浴
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汝範始粲然笑矣汝範之文章
險澁奇拔猝然相搏不可以入余引秦人劉五石牛誘
巴蜀人者作書纍數百言以說之汝範引星宿海波斯
市之說復之而終不服也吁汝範其名士歟吁汝範其
名士歟王元美曰檀弓聖[illegible]於文者袁悅之齎戰國策
曰天下要惟此書余於徐汝温許借檀弓李明五許借戰
國策誠讀之正而奇者其檀弓乎詐而奇者其戰國策
乎余欲知東國文獻觀海東野言許氏記言國朝典故
焉於東國古事稍知一二焉余欲知館閣之文 宣仁

之世觀月沙李相國集　肅景之世觀王吾宋尚書集
讀皇明史歎　仁宗昭皇帝之祚不長仍悲夫宦官之
熾黨錮之慘馴致乎甲申三月壽皇亭事也草木禽虫
土石之名不可不知余觀本草焉余於芝峯之書知幽
怪變異之事歎天下之事物無所不有也古人風流之
照耀余所樂也觀歐陽文忠公蘇長公王介甫尺牘矣
草瑣雅一卷妄以謏聞論古今文章得失也草穀皮篇
若干條記風謠談論名物典章諸可攷之事也草國朝
盛事三十六條著各體詩五十餘篇余又嘗讀　魯陵
誌六臣傳而太息焉又嘗愛鄭東溟善歌行長篇擊節

而諷誦之矣余嘗高秋登西山憶張元帥破逆适之事近日凌晨馳馬雪中行一百二十里歇于古唐城謁諸葛孔明祠弔古尹府使立節之地携内弟釋川登陽厓望見天登摩尼三角諸山壯觀七山大海層濤瀰瀰與青齊接也此皆自重九日訖除夕凡百有餘日余之所為事也以外士友談論及叢碎諸書之涉獵者皆不與焉重九以前益煩而不暇及矣余每恨夫古今人家子弟蠟紙之總設文木高足案緗帙牙籤叢如也頭東幅巾偃卧白氈褥浮談細嚥終年不讀一字書也此豈向所謂其質其地其時其資其書皆無者哉傳曰飽食暖

衣逸居無教即近乎禽獸揚子雲曰人不學雖無憂其
於禽何其所謂而教而學皆詩書之事也故聖人賢人
以無教不學即方之禽獸也諺曰流水不腐户樞不蠹
言其勤也古人曰一日不讀書毛孔盡窒甚言其不可
不讀書也昔趙岐避亂安丘孫嵩見之藏之複壁中數
年諸唐死赦出在壁作孟子章句其設心蓋亦善矣使
余無疾病憂患之苦專攻乎詩書之學則向所云者可
四五十日當之矣何必百有餘日哉余之執友有東方
子金錫汝者今年冬讀書山寺不盈三旬讀柳子厚文
九十餘篇蘇子瞻文七十餘篇各讀五十■遍有李明

五者自今年元日一日而一詩止于今除夕詩盈三百五十四篇其軸與其身齊焉二人者雖小事其勤劬俱可愛也吳幼清曰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游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知不可無諸雜記錄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子史文集雜記雜錄之僕涉獵而已必飲而取其醇食而飽其胾嗚呼儒者之任其亦重矣乎或稍解俗文字揚揚自滿目之語而顧之瞬妖冶飄忽自以爲得意者此鼴鼠之飮黃河而腹便便也君子嗤之夫稍解俗文者晝之而不能廣目不識

丁者安之而不自惕其爲心也皆褊淺無故而怒詈爭
勤劬自立者則均矣其所謂勤劬自立者旣逢怒詈而
必較之或矜持而驕生焉驕始生而禍隨至矣故君子
如聾如聵愈讀書而愈謙如也或畏而中廢則是弱矣
可羞之甚也甲申除夜謾記

記福建人黃森問答

己卯冬福建商人黃森等四十三人漂泊於康
津時大寒有一二人死者明年春正月二十五
日秉傳諸漢師館於南別宮余於二月初四日
往見畫地通言語記之左時觀者如堵未盡問

中國風土可悵森稍通文字故酬酢焉

問姓名云何

答賤姓黃名森

問從那里來

答以商人經過山東漂泊於貴國

問幾晝夜到此

答二日二夜

余已聞森莆田人故問莆田有鄭氏大族至今朕乎

森遂吐舌惝怳而答曰信有之吾之外祖亦鄭姓

何以知之

余答曰古書有之故爾

問爾祖先亦有名臣乎

答在宋時有布政壯元

問其祖名

答布政諱忠壯元諱光遠

問爾鄉中有名儒乎

答有鄭芝芳鄭芝遠

問讀何書

答四書

問亦讀三經否

答不讀

問三經名

答詩經書經易經

問讀左傳否

遂逡巡囁嚅對不甚分明

問能看八大家否

答有大家亦有小家 意以爲人家之家不知是書名故仍不更問焉

問讀通鑑史略否 通鑑即少微通鑑節要也我俗蒙學必先授通史故問焉

答不知 柳於子曰通史我國尚之中國絶無而僅有今見此人答信肰

問有妻妾亦有子否

答有妻有妾亦有子仍悽愴含涕

問爾能思大明否

遂掉頭微哂曰不知不知今之世大清爾時時擺問明事

仍循是諱意有禁歟

問年幾

答以三十七

時旁人問森何業寫業字先雙點次一畫是俗用也森以手拭之曰非也其人睄怳復寫森又拭之乃寫業字先作草頭次一畫雖畫地字甚端正森短少稀鬚面赤

色頷甚寬和無東人澁態其服多黑色裔之長與膝上
下衽無領而直頸剃垂雙條編髮或垂一條或無之戴
白羊毛帽巻其邊寸許或黑羊皮爲之青行纏青布鞋
有綦而係是獨中國古製見我闊袖垂紳有嘲笑者亦
有歎慕者見扇子則大愛人皆憐而贈之書畫贈者淡
婆與錢贈者亦有之皆藏於橐我人偷竊必搔頭頓足
呼訴有司東人輕薄如此　上賜衣各一襲皆叩頭以
謝訴其程自我國達于北京自北京抵于其鄉七八月
可歸也經年而歸生者樂矣死者亦可悲也其語音重
濁緩者如鴨促者如燕出於舌底不可模倣華東殊音

何異聾者恨森不能文章不得問中國之新製作也顧今六合之内渾爲戎夷薙髮左衽無一乾淨地獨我東尙禮義而冠帶之於今覺幸生東國也

記遊北漢

二宿五冷觀山内外寺十一菴與亭樓各一不見者一菴二寺曰奉聖曰輔國僧曰是刹之最下耆偕遊者子休汝修曁吾三人詩共四十一菴寺亭樓各有記山盜百濟古都我祖宗鍊兵峙穀爲保障之地距漢師三十里從文殊門以入出城西門時辛巳九月晦也

洗釰亭

緣萬石以上亭在大磐陀石白色潠間石以流倚欞而眺水聲掠衣履去也亭名洗劒左有立石鐫曰鍊戎臺

小林菴

亭之北數十步石室開三石佛坐焉古以往香火不絕也余幼時見窟而無龕今以小屋覆之苙葛曰淨和

文殊寺

日晡至文殊瞰乎地疑到天半也佛龕當大石窟仍龕左右逶迤以行水如雨滴人衣行盡有石泉紺寒左右五百石羅漢坐累累也窟名普賢或曰文殊有三佛石

曰文殊玉曰地藏金塗者爲觀音菩薩以是亦曰三聖臺臺旁有臺名七星留以飯北入文殊城門

普光寺

日暮抵城門乃山之梟處門以下地稍底多楓楠松杉曠肰谷易應寒氣始襲人也遂抵普光法堂右藻井大書三人字姓和尚皆談兵壁室貯鎗刀弓矢黃昏抵太古寺宿

太古寺

寺東峯下有高麗國師普愚碑牧隱撰書者權鑄也師謚曰圓證太古爲號辛旽用事上書論其罪爲時君所逐卓乎桑門之有節者旣寂舍利百枚三浮屠以莊之

碑陰有我 太祖微時爵姓諱爵曰判三司事 上之令年持命閣以覆焉有肅敏上人者稍識字冲澹可與語朝飯向龍巖寺

龍巖寺

是寺最北漢之東隩也北有五峰大者三曰白雲萬景露積故三角名焉仁壽龍巖小者

重興寺

捨龍巖遵去路以下地稍平有寺焉曰重興興麗時建也十一寺最爲古且大金佛坐者過丈僧將開府以處領八路僧兵名曰軋能職曰摠攝旁有磨石仍巖石以刻

山映樓

迤重興以西林木翳然溪清而鳴多大石如冠如舟積而為臺者間有之瑩如洗劍亭與過之

扶旺寺

寺在漢之南與洞名曰青霞洞門其幽而寂宅皆難與之侔有壬辰僧將泗溟師像據梧執白麈尾落髮而存其鬚過腹也西壁有斂環像焉慧而不飯

圓覺寺

登南城門見西海與天接也摩尼諸山閣於海如拳也有羅漢峯巍然如浮屠立也其下有寺墟麗時三千僧

處焉仍名曰三千僧洞也

鎭國寺

背山映樓崎嶇而北三丈石銘白雲洞門循石路到寺門紅樹白石堅而泠泠

祥雲寺

自鎭國到祥雲嶺以間之曰積石日入抵寺飯而宿朝向西巖谷行三四里水成瀑逶迤以卧繫嶺之左右殊其曠奥也

西巖寺

近城西門大樓臨水石之交風湍松籟曠而生韻倫如

兩對語不辨音也寺最卑獨以清曠聞斂向津寛

津寛寺

出西門十里野多田高處爲人壙南尋小墍始有林木寺是高麗津寛大師居也大石柱數十尚列溪左焉林石之佳雖不如内山佛畫之靈異獨不讓也

記號

三湖居士弱冠豪氣有志於莊敬日強嘗號敬齋有志斯有指而欲至焉於是又號八分堂八分其庶幾乎君實之九分也家貧屋如斗小而亦樂焉乃于諸玄蟀之殼二叟之橘又號蟀橘軒欲所遇而修焉又號以亭嵓

蕪其遯也又號乙广而欲遯焉其心欲水鏡焉故又號烱菴夫敬事而修庶幾乎古人而清心如水遯卧於矮屋下廚烱蕭瑟而點筆爲文章燁然如朝華斯人乎猶不居焉哂曰是嬰兒之好弄也吾將守之如處子焉於是題其橐曰嬰處其與羣居也韜眞而晦光慼慼如也於端人莊士歡焉於市人亦歡焉盎虛舟獨汎無涯而不逍遙遊矣於是人又爲之號慈慈子亦號汎齋居士嘗家三湖自謂三湖居士斯號之始

記海印寺八萬大藏經事蹟

寶誌道人者蕭梁之佛弟子也以名釋著於倭佛之世

將滅出蹈山歌一篇付弟子之高足者曰吾寂後當有
新羅名僧來以歌傳之也果數年順應利貞二大師者
聞誌公風從新羅來北謁于誌公誌公已寂矣其弟子
汪肰戚也奉所藏歌仍傳誌公戒二師恭承歌及戒汪
肰戚也合掌立誌公塔者三易晝夜梵呪念佛惟勤墓
開而誌公見曰新羅牛頭山福地也爾其建刹異應多
矣二師惕肰迺歸牛頭山者陜州之伽倻山也谷口逢
樵老人問訊宜建刹地樵老人笑曰彼轉數里有水滙焉
上有鐵尾萬萬盡注脊宇二師謝而進果地平衍而鐵
尾堆鱗鱗也相謂曰有地而又有尾奈無人何誰能助

是役者秘念呪放光瑞氣亘亘于空外而已是時哀莊
王之后疽于背醫藥技殫無可已命求異人技聖而伏
於草萊巖穴者使者遍於國裡矣一使者覘瑞氣亘亘
於伽倻山頂稽首致命於二師請偕往師辭不敢仍探
橐中取紅綵之鮮如血色者一傳與之曰一端繫於後
苑梨花樹一端接於疽疽乃已矣使者歸試之梨樹枯
而疽則瘳矣哀莊王德之遣使者謝問師之願者將以
酬之也師以建刹復王命大匠捐金建之後有陜州里
丁李居仁者路見狗之幼者三目而蹣跚居仁憐而畜
之狗也每日停午吃一飯主人出入必數里迎送焉後

三年斃居仁悽之斂諸棺葬祭如人禮居二年居仁不
病而溘然魂惝恍入于佛氏所謂冥府者門內有官者
儼然具公服下堂接慇懃曰吾主人胡爲來哉居仁視
之素所昧而但三其目焉又曰昔吾有譴被毛於陽界
幸蒙主人恩遇三年復此官矣居仁謝僕僕曰余濟岩
閻王殿前奚辭以供哉三目人付之曰秪言在陽界日
意欲刊八萬大藏經而不遂云爾矣居仁如其言供之
閻王大奇命削鬼簿名釋之三目人別而語曰還陽界
寫八萬大藏經化主勸善券蹈陝州印以藏置它日庶
相逢矣居仁甦如其言藏寘時哀莊王貴公主兒疴俱

病痘忽怳惚曰如得藏眞八萬大藏經勸善文者吾疾瘳矣王命祀之陜州守以居仁應祭傳詔公主主作地中三目人語曰別後平安因謂王曰八萬大藏經者陰界之所貴也閻王所以釋斯人出陽界使圖之也願王助斯人成之仍別居仁曰自此其永隔矣已而疾獲歷是時巨濟洋中有大舟浮自何國來滿載八萬大藏經皆金銀字也王命發國中匠偕居仁往島中刋移藏于陜州海印寺海印寺者廼順應利貞之所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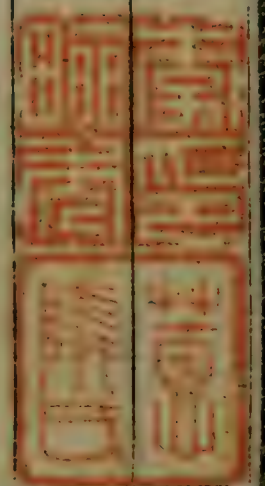
李先生曰吾夫子未嘗言怪力亂神君子豈可以言怪哉言猶不可況載之策哉逮張華博物志于寶搜神記

王子年拾遺記段成式酉陽雜組蘇軾仇池筆記出而
言怪者筆出矣是記而溺者也從而信之今余記八萬
大藏經者所以貶謊誕而爲談幽恠者戒焉

青莊館全書卷之三

己巳秋宣傳從係書彬
洛瑞書十五張借他手

青莊館全書卷之四

嬰處文稿目錄二

青莊館全書卷之四

青莊館全書卷之四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嬰處文稿 二

題淵明結廬在人境詩後

吾於靜者見隋城良叔嘗讀淵明詩緩緩微吟洽人肌膚寂然而聽如見淵明巾服鬢髮也善言靜者淵明善讀淵明詩者良叔以是良叔詩多淵明意書淵明詩于壁引良叔語讚之

題農巖先生五律抄後

讀是詩者淨室潔席焚香而翫可得其趣亦於古松流水之側高吟朗誦與松聲水音共其琤琮淸泠之韻甚至起欲舞或恐舞而仍飛去也又一廻看過一廻闔眼心孔玲瓏透徹足以養生亦足無病長年至於洗滌塵腸名利蔑如者不暇論余抄其五律之最泓渟蕭瑟者寫于小帖是余自得其妙者非聞於人者未知它亦如吾否人見有篤亦吾所未知者辛巳端陽小望題于凋瀆堂

題阿爹所學字卷末

德懋生之周年家君手書天地等字數百文眞之孫席暨學言語稍通今壯歲稍識字有其自也幼弟鼎大旣生周年家君復手書以與之以愛德懋稍識字之心復愛阿鼎阿鼎今五歲可以學矣爾兄亦以是年也辛巳六月初五日書

題趙子游湖軸

趙子性佶傜應不甘心如桔槔俯仰可放之丘壑木石之間恣其咏歌笑言如拂其性靈羈絆於東華軟土必生狂疾不知趙子知吾知趙子如何也南山村士題

書多寶塔碑帖後

魯公忠臣也平日事爲舉皆確乎難拔觀其畫可見其爲人胡寫佛頌又寫麻姑壇慨然也若使昌黎寫此兩石必不肯爲然則魯公雖忠臣學力不及昌黎故也如我趙重峯先生節義可與魯公將惟其口讀聖賢手封佛沓不忍爲之疏卓卓過魯公遠矣人可不學乎昌黎亦有服硫黃之譏尤可不加勉哉魯公昌黎猶不完全東坡輩不暇論矣況不如坡者乎三子古之聞人也不及我趙重峯先生人之等級多矣哉辛巳陽月二十有二日南山散人書

題古文選後

右古文選清城息菴公所輯自戰國迄于宋總百有餘篇博而約歷代文章之變更歷歷斯在焉古文之道幾乎絶者久矣衣冠之士多趍于浮華之習不深究其字法句法章法之爲何而必虛大其言曰古文選滅裂齷齪士而讀此安用士爲靡然成風俗若有挾而出門披於几案者必徵哂曰彼何書也古文選誤子多矣書古今幾何何必讀古文選爲哉其挾且披者面騂然如有負抛擲不相見於心以爲寧撻於市不可讀古文選嗚呼不寃之甚也選之所載戰國先秦東西兩漢洎韓柳歐蘇且古昔名儒碩士間之焉又選之者豈區區常士

之比哉雖使粗識文章之爲可貴者選之亦多有所取者如息菴公文章才識鳴於當世其所選必有可觀焉柰何不自讀文從而蓄之至使人亦不之讀也其蓄其文斆蓄其載列者不足稱斆蓄其選之者無聞斆於斯三者皆無關焉誰其俑而蓄之也意者一有賤士讀是書不甚有功因爲人所指目不罪彼反罪此而肰也余嘗聞唐宋之間皆以論語授小兒世士遂不貴重聖人遺語亦因習而如是其不怪乎不讀古文選也如何則可不如式成習而先究乎其本

書諸子書目後

自周抵 明初以子名著述者凡八十人載於 明人所輯
諸子彙函嗚呼茲八十人者其著書自娛歟欲傳世永
久歟八十子外磨滅不傳者幾何未來之世書以子名
者亦幾何幸而傳之而訛誤淪缺者幾何憑其名而僞
書間出者亦幾何書與名俱存而不傳字里世次者幾
何從今以往八十子能不復散亡而壽世者亦幾何彼
各道其道各書其書藻其文辭奧其理義猶不能傳于永
世雖其傳世其完全者十二三斯知士君子抽其心肝
欲傳于世者迺且勞矣朕何必傳世之爲愈靜居著述
聊以自娛迺可也古今人自娛者又凭人歟欲傳于世

者過半也歟辛巳初庚書于艇菴

謾題庭桃

庭有九桃長與簷齊淸風徐集時展涼陰手挈童子於焉其下拈筆摘葉隨意而寫日夕歸軒却顧一笑始覺適心亦不易得合論人生得適甚尠駟馬鼎食有時憂患一歲一月適者幾何况復一日得之斯難羨彼至人無災無憂雲遊天外以適終年六月之二十一日謾書于寓齋之第一桃樹下歲在壬午

題墨馬倭䌫

馬於倭爲稀有之畜其畵馬也宜法疎而不近乎馬令

兹馬恣筆作之除鬃鬣暨尾點畫無過十五六而情態流動盡隨而爲稀有之法嗚呼譚詩者觀目前物貴許多辭高者談早者腐模寫其精神者槩少焉有愧乎倭之墨馬婁也癸未立夏白門村士題

筆耕題書帖

紙硯者田地也筆墨者耒鏄也文字者種子也意思者老農也腕指者牛也書卷者倉箱也水滴者灌漑也田地也耒鏄也種子也牛也倉箱也灌漑也不足憂其不易也其難也惟老農乎老農者意思也非意思文不可以穀施不以文而徒筆工者老農之傭雇也是以耕於地

者懶則腹飢耕於筆者懶則心飢又曰蒼頡者后稷也
耕地耕筆猶有勞焉不若耕吾心田堯舜周孔思孟程
朱其蒼頡后稷也歟肰耕心田而爲老農者問有幾老
農之傭雇者其亦稀也夫

題内第稿

凡詩文箇箇有一脉精神流動方是活文若蹈襲腐陳
便是死文盍嘗觀六經之文無精神未

題濟士列傳後

許眉叟稆既作清士列傳曰東峰雪菴北牕古玉東山
也余愛其高行手書以寘又閱其集有李濟臣姜緒趙

志男朴枝華徐起李楠遺事玆皆潔志憤世之倫也續
編于淸士列傳之後甲申十二月月圓日以菴居士題

書心溪子長牘尾

幽鬼嘯雨砭人髓骨非巫山神娥悠泛高唐之霏雲婷
婷嫣嫣於楚大王夢中耶余於古幅看楚夢圖襄王憑
玉几而睡有白氣宛宛如香烟挿于頂裊娜半天有女
朙粧穩踏氣端其朙眸燁燁直透大王之頂也宋玉之徒拱手
立于旁但知王之睡于玉几而不知夢境圓迴迷茫浩
渺于楚國五千里逢巫娥而和悅其話言娓娓刺刺也
夫夢虛影也可獨悟而不可與人並觀矣况夢可畫乎

哉況楚國大王夢巫山娥可畫乎哉肰一白氣宛宛若夢於是了肰矣白氣其夢耶夢其神娥耶神娥其畫耶畫其夢耶其了然者何也吾已忘之矣心溪之文其夢之畫耶否耶畫者之腕中自肰有主張之者能役夫外物之丹青能不夢而夢之矣今心溪文也而非畫也其所言者迷樓錦宮城焦僥波斯市也而非楚大王夢也明矣肰以吾之眸透之焉以吾之神悟之焉則了肰知其爲楚夢之圖其爲心溪之文則吾又忘之矣非吾忘之也心溪亦忘也夫吾瞠目視心溪而笑心溪又端拱而笑是日寂肰無一言

書滑稽傳後

世讀滑稽傳者中肴解頤消病心卻睡思是徒知其皮毛其心骨則未嘗察夫一二也余獨悲淳于髡優孟優旃之苦心每當胡盧爲咨嗟反嗢噱爲嘘唏夫齊楚秦非治世也愚者賢者或大而赤九族小而粉一身三子者若非愚者亦賢者也是愚者何不浮沉馳逐殉於富貴充其志願是賢者何不讜言而正色引君而扶世以致其能名是知三子者似愚非賢眞賢假愚托此滑稽以全其身一談一笑諷旨頗深其君雖暴虐烏可怒而殺俳優雖昏庸豈不反而覺諷諭嗚呼三子者豈樂爲

此安知其詡詡大笑非嗚嗚悲歌歟

書蒼齋壁

夕拊琴朝讀易易賾幽琴致適朝復朝夕復夕

古之有隱德者潛居養眞不窘束於名途獨善其身偃仰自得無愧乎鬼神人或曰狂且拙吾必親之於今始得蒼齋主人焉

書西楣

終日無妄言語終身無妄心想人不謂大丈夫吾以謂大丈夫

心不着躁妄可久而花發口不載鄙俚可久而香生 良叔

日花叢香生太近乎佛少加警念如何

書屋壁

古之君子固守義理不暇顧利害後世之人不惟不識義理雖利害專眛不知每有滿盤烏啄姑且喫盡之意不亦哀哉 客有過余者語次及此余感而記之以警昏弱

管子虛傳

管氏出自淇澳子虛字名擇 籜 其先有隱於嶰谷者黃帝使伶倫採擢之製黃鍾之律其子孫蕃盛林林叢叢散處于海內者難以枚舉中葉遷於渭川者頗有清德孤竹君最拔萃是生子虛者子虛茁芽秀茁有龍腰犀角

之姿孤竹稱之曰此管氏之青琅玕也虛心潔外得一貫
之道窺夫子之墻嘗爲嵇康等七賢李白等六逸主人
蓋取諸雅蘇子瞻俗之喻袁尹彛爾之訪王子猷之不
可一日無此君之語皆粲人牙頰也同時有生成翁者
聞子虛之風忘肉味而語之曰子豈非固而樹德者耶
虛而無心者耶貞而有節者耶傲雪之大夫凌霜之處
士吾皆得而培植之何見君獨晩也是時皇帝陛下鑄
淵謨之治施雨露之澤庭枯祥桑皆禜瑞蓂月建青陽
盛德在木乃親藥三槐九棘迎春於東郊下詔礼林下
之賢曰朕自即位雖有花之王草之帝獻媚於前不足

以資朕德昨夢東君賚予一箇臣娟娟之姿宛在朕目中爰命文與可繪厥像使占夢卜之占曰不剛不柔虛中堅外古人之風君子之節其當出仕有直哉之操歟令以像旁求于野有能進之如茅斯拔以助凉德爰以好爵縻之生成以管生應之曰山野臣擇孤介之士也今若簡拔此子既霑雨露庶不與草木同腐偃草上之仁風資蒲蘆之敏政臣亦榮於蟠木之薦淇澳之詩其德味剡揚之貢其用著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又感皇英之烈益宗之孝藥公之忠足以副陛下詔矣書奏上大悅五月廿有三日輦八上林篔土成壇延以爲賓子虛

見上植立不拜左右向風而前使之拜上以手揮之曰勿
前勿拜對此子可除背中棘三斗矣仍命曰朕結此芳
隣有使蓑莠蕭艾蘖牙其間者朕當斬伐焉於是封其
族渭川千畝與千戶侯等上每於月夜與諸王訪之見
子虛諸子錦繃豹文眴眴而立顧諸王而嘆曰父子兄弟
當如此也有子八人曰筆曰箭曰簫曰籧曰簡曰竿曰
節曰簾生成當言昔有荀荀氏八龍此可謂管氏八龍
仍稱之曰筆短小頴銳可作黑頭中書但戒其矢折箭
奮發忽返鋒頴太露可戒其摧挫簫協和神人音律是
究可進于帝庭籧欽于祭祀粢盛是飭爲世之器任者

乎簡長在石室蘭臺古今之治亂可考也竿長身猗猗老於江湖遯世而無悶者乎節隱遯者流老成人是杙周流四方之相乎簾博施之資卷舒推移禮防自持者也後皆如符節之合亦有一女踈通暢谿貌如其心封鄭春縣夫人甚有寵從上甘泉宫避暑已而上頗厭其節目之促數仍爲交湯婆所妬有班扇之悲降夫人号命曰青奴限明年五月棄置以待其悔過更收用云管子有蠹心之疾枯槁而卒享六十歲

贊曰余嘗聞子虛之側鳳凰降味其有實德也管本竹氏其仕於舜者改姓管管字竹下官志其始官也其笛裔世世封渭川高人韻士至今皆願一交五霸時有文

孫夷吾者以詐術佐桓公君子惜其忝家風漢末有寧者不仕魏猶有遺風餘韻非生成翁扶植之恩豈如是卓乎後以薦管之功拜為大司命

看書痴傳

木覔山下有痴人口訥不善言性懶拙不識時務奕棋尤不知也人辱之不辨譽之不矜惟看書為樂寒暑飢病殊不知自塗鴉之年至二十一歲手未嘗一日釋古書其室甚小然有東牕有南牕有西牕隨其日之東西受明看書見未見書輒喜而笑家人見其笑知其得奇書也尤喜子美五言律沉吟如痛痾得其深奧喜甚

起而周旋其音如鴉吽或寂然無響瞠然熟視或自語如夢寐人目之爲着書癡亦喜而受之無人作其傳仍奮筆書其事爲着書癡傳不記其名姓焉

兩烈女傳

松禾縣烈女李氏李弘道妻也與夫同年生盡婦道以事二十二歲夫死李不克哀常欲從死至吞針不死夫夢以告曰君之欲死誠矣然有定命不可易也五十年後吾死之日君其歸乎李知其命不意於死然終身衣三年時素服敝輒縫補不易以新食糟席藁老始啜醬七月初五日夫死之日也至辛巳其日親具祭饌將祭

忽憑於衾曰吾其死乎怡然而逝數其夢夫之年歲果
周五十矣夫死於寅時婦亦以其時終享年七十二嗚
呼異哉天命之不可易如此夫鄉人書之善籍太守嘉
之議旌其閭李氏從女李氏亦烈女也少喪母育於其
從姑李氏通小學史記十七歲八月嫁龍崗縣金麟老
麟老十月將攀而歸濟大江溺焉烈女聞其報大悲哀
剔地以哭爪為之流血明日哭奔夫家中流大慟曰吾
夫欲率我而溺從夫之死無憾乃赴江左右衛之免及
到夫家夜逃至江者數輒為人覺不遂志烈女紿曰夫
已矣吾生夫可祭怡怡如平日家人不疑不為守夜潛

往溺于井日明衆覺而拯自足至胸背渾以紬纏之堅
不可解其遺書處置家事訣舅姑與父母諸兄弟又曰
願不脫紬纏與素服仍以斂之所大恨者夫屍之不得
如終不得以夫之衣與髮同窆是吾志也後終不得屍
戊午監司上其事　命旌其閭烈女事後母至誠女死
母悲憾而没君子歎曰人之有懿行一鄉不易况一鄉
又一門也哉嗚呼烈女學於烈女終成烈女之名其亦
異哉昔空同子㴬泣作六烈女傳益有感於世也余於
兩烈女亦如之也外黨朴叔汝秀氏松人小烈女又其妻
兄爲我言其槩遂感歎以書爲兩烈女傳又賛曰女之行胡

使我起敬松之士胡兩烈女之謚

慧女傳

某州有一士惑於後妻者失其名姓前女迎婿將夜半有賊戎服橫大劒聰外閃閃有光大喝曰新郎急出不肰者吾且劒爾郎大恐欲出婦把其裾止之曰妾將處置逌出門抱戎服人曰慈母慈母何柰爾如是賊投劒垂頭家人燭視之乃後母也郎始知婦母之惡疑於是釋也明日束裝徑歸家母怒其女揚已惡也殺而埋之久之夫往焉妻不在衆曰病死已葬夫大疑怒發其歛顏如生衣上血斑斑也夫大悲憤易以新衣裳葬數婦翁

曰吾妻之仇君其報之吾從此辭拂衣以去於是婦翁之族謀而出其後妻焉君子曰女之慧乎止卽抱母閒知爲母所殺而不辭也一則脫夫於死二則釋夫之疑也嗚呼夫之不智也旣覺其婦母之爲賊何不閒日將其妻以歸乃獨歸家反使其母甘心於女嗚呼其不智之甚也

奕棊論

世之人衣絺綌狐貉食魚肉菓穀夜而眠晝而業安其身養其神無疾病顚連者何也以其有六藝也四民也六藝之外無有藝四民之外無有民焉或曰堯作奕碁

以敎丹朱皮氏日休已辨之矣余素不能奕棊非徒不能亦不欲爲也十五六之歲往少年會大張此技旁觀四圍每下一子必大喧哄曰某將死某將活活者死者焦思沮氣若决眞死活者余瞪目曰頃刻而有翻覆言笑而有殺伐吾未知其可也有人曰子安知此趣乎蔔簺之不若也子不學則已如學當忘寢食余笑曰吾性甚魯但知局方而子圓未知其動靜虛實之機也觀不移晷頭暈目眩不知蔔簺之不若奕暇忘寢食乎是技也雖入三昧當敵安有智略經國安有裨補但廢業而論性爾此技一出所謂博塞雙陸奇怪變幻之技雜出士

大夫不知此為大恥愧專心以為務因識晝夜傾家產
廢恒業者有之至於爭博道提殺太子導雙陸縱淫皇
后或父子對局奴主爭道者亦有之是父子决勝負之
樸奴主懷生殺之心尤未知其可也嗚呼變詐橫流禮
節解惰將至後世不見六藝與四民駸駸然趨于技戲
士不知禮樂之為何事民不知農賈之為何業猶欲
飽食暖衣賭其勝負其所謂絺綌狐貉魚肉菓穀何由
以生其何能夜眠晝業安身養神無疾病顛連哉碁之
害其亦大矣老莊既肆楊墨刑名縱橫堅白之術并出
因是而吾道晦碁者六藝四民之老莊也博塞雙陸奇

粧變幻之技是楊墨刑名縱橫堅白之術也廓而闢之孰當如吾孟子者也學碁者曰是堯之所教也吾學聖人之所爲以養吾智誰敢咎者余解之曰如其堯作碁奈之何不學堯之道學堯之技乎吾聞孔子學堯者也禮樂堯之所嘗爲也只聞問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未聞學弈棋於誰某也衆其嘲余之不爲碁曰拙人也余不懼不知碁之爲拙懼知碁之不爲拙也余又懟嘲者曰碁者技之雅者也凡物惑則膠但存其雅不賭不爭閑晝無事消一二局猶有古人之道也

饋虎說

揚州之里老婆宅於山木之隩采薪斫畬而業宅之西南有巨山焉大木十圍者萬章有大虎焉首尾八尺有羸日啗人三四狗豕五六太守發軍吏三百持弓矢劍刀圍之虎大怒蹲而四睨蹄攫土土深三尺騰而上者三丈軍吏莫敢忤棄弓矢劍刀而遁虎於是大肆毒里之鷄犬不敢聲里老婆携筐帶鋤怡怡而步當虎穴虎舐二子婆不怖拊虎子虎不怒而闔目婆說之曰爾乳二子得不飢乎吾粥餉之虎掉尾樂婆炊粥一盆注饋之虎垂耳而欣如也婆謠而歸以爲虎可說也夜二更婆之籬蕭蕭而偃起視之有虎跡于雪大豬赤血斑斑

肰倒于庭婆喜以爲虎之報廢其業以饋虎爲事必以獐鹿狗豬酬之婆仲孫薪于山虎張口大啗腦其父母悲且怒持大斧踴躍直前婆止之曰爾何傷虎使我獐鹿狗豕之不飽乎虎者已矣虎之肉以報足以償兒死況有它孫乎虎聞之肆肰喜舞爪掀鬣躍從橫焉婆大呼曰不飢乎吾有粥憙持獐鹿狗豕來也或曰婆挾梵呪性且狂鄰之有識者歎曰虎負恩婆忘讎甚哉婆也甚於虎遂不與之通水火

怡心說

身本一而已心亦一而已矣血肉以凝之脉絡以包之

其堅固不似木石金鐵之流其何能久而有也且夫所謂七情者感觸之震撼之不已至使髮之黑者化而為素顏之丹者變以為蒼騃騃乎病且死皆使之然也世豈有無七情之人人亦豈有無七情之日哉且中下之人碌碌過乎生以一身一心之微淪澌無有餘其亦哀之哉惟有君子人知大體者不入乎偏僻不肯乎慎節不介滯乎胎抱之內若夫夫子之絃歌陳蔡顏淵之簞瓢陋巷皆是也然人鮮有知是者亦所慷慨也余嘗於七情之來仍潛究曰夫子顏淵豈有它道但自怡其心而已怡者安之謂也安者亦有慎節之意如無慎節任其所

至非止顔蒼髮素病且死將至縱逸狂妄反爲不肖棄
人不其大愳也哉壬午二月初六日夜有感而說

有無說

仙之爲道無而無佛之爲道有而無儒之爲道有而有
無而無者虛也有而無者寂也有而有者實也寧有而
有不可有而無無而無也

學說

天旣畀我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豈偶然哉其受之者
當如之何耳聽於當聽目視於當視口言於當言鼻臭
於當臭四肢百骸莫不動靜於當動靜當者當然也宜

之謂也不失天理若謂之宜也我之受之天者亦豈偶
肰哉聽之視之言之臭之動之靜之若不幸而失其當
是失天理既失天理撞頭擧眼着天色其何不惕惕肰
惡於心哉我日夜思其當當莫當乎學而已亦或以我
完備無一缺傷之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既号曰學而學
於不當學是及不如不初學雖不謂之學可也

晦箴

惜言如金韜跡如玉淵默沉靜矯詐莫觸斂華于衷久
而外燭

自修箴

懲忿窒慾改過遷善旣懲毋動旣窒勿戀旣改不再旣遷莫變足以自修沒齒勗勉

立春箴

斗回寅物皆春人當以仁

黃榆丌銘

余家有古丌可支大卷

劉黃榆具四脚質又澤其廣踰尺究其用書丌也非棊局

木燈檠銘

余創意松木作之不染不飾甚素樸云

金跋蔺燭火煌煌芳木藥磁盞亦火煌煌芳火是一安

擇金與木

銅水滴銘

色淡赤而製古取其奇

其體方其用運況其質精銅百錬者乎

竹筆筒銘

永叔附三大竹為筆筒贈我

筆管小竹筆筒大竹大竹三合可容筆百

棗木枕銘

用雷震棗木為枕可百邪遁藏

族似騻

古棗百年疾雷擊劉爲桃鬼魅慴匪鬼魅慴雷擊慴玆
桃隨君子之側

朽木硯匣銘

大且廣高足質黃有玄文細如墨畫有舟楫巖
石雲氣獐鹿之象人言伐木之根爲而所淪八
云

株伐根餘雷雨縈之古晦今顯物類形之族工不顧哲
工解之俗子不取君子愛之

蟬橘軒銘 并序

余嘗愛歐六一居左徒之爲人喜讀其文於歐

取鱓賦於屈取橘頌竊有所感焉歐曰凌風高飛知所止者屈曰紛緼宜脩姱而不醜愛其人而讀其文讀其文而取其所嘗適者以自况如有人仍歐屈以知蟬橘仍蟬橘以知我其庶幾同吾者也亦有所取者金錫汝既為我叙之不復說其銘曰

爾貌癯亘爾心潔古多人奚取歐與屈物多類奚取蟬與橘既爾好如斯寘之塵檝亦奚恤清澄而恬愉孰知爾資質

梳銘

梳之前不識以為功梳之後頓覺益于躬持誠敬以為
梳氣克心安樂無窮

喜雨頌

歲在戊寅旱魃太熾累月不雨民其渴飢驕陽張傘形
雲布蓋禾苗盡枯草木將免瞻望雲霓徒無雨意天宲
何故乃至於此蒼生瘳夯憂深赤地上帝下臨念茲東
土爰命屛翳盡驅魃毋鸛鳴于垤鳩逐其婦濛濛一夜
沛爾甘雨傾盆落鈴八表同注萬木向榮百穀不槁病
者以歌行者以舞吁嗟一雨伊誰之力上天眷注吾王
化澤鬼神冥祐黎民誠格霡霂沾濕日以復夜沾者業

者生者起者山河生色動息均化農夫田翁荷鍤如雲饁彼南畝以耔以耘灌水移秧婦子殷勤豐年之象處處以聞

悼徐士華文

維庚辰月日故人某聞士華之亡含涕作文而悼之曰嗚呼生壯老死人之四變也有生者不可逃亦可悲也今君之亡身不老氣又盛老者之死尚可悲況如君者乎佐伯傳曰士華已矣余方與人言聲才入耳惶惑曰士華誰也士華誰也如是者三遍噫曰徐君士華乃爾云耶吾平日見士華飲食不減行步不差何乃爾云耶

計君之年九七甲子想君之貌貌如其年亦何乃云爾耶嗚呼君家甚貧播遷四方出沒於世老母不飢吾嘗善君之爲人曰士華家貧能安其親孝恭之行人所難知奚至泯滅未盡其誠皤皤鶴髮拊棺而哭曰吾子吾子棄吾何歸娉娉弱婦抱兒而泣曰吾夫吾夫棄吾姑與吾兒而何歸幼女喤喤無知其感雖生長於世安知其父面君應飲泣於泉臺矣嗚呼今年之春逢君於湖上談笑竟日君曰吾始定居高陽上奉老親下畜妻孥左圖右書讀范雎傳千遍足以過去吾生吾笑曰君得計矣吾當往之誰知其日便成千古之訣乎嗚呼戊寅

之夏君曁我與佐伯雲卿坐卧共之笑語諧謔親如昆
兄好事不常雲卿遭喪佐伯移家君又流寓於它鄉余
於此時已覺人事之易變如今君又亡焉亦復覺人世
之如夢也二十七年悠焉如鳥使它人不病而痛冉冉
如就死也君之老親弱妻子孑無憑何故以倉亦何故
以衣呱呱者在襁褓其成就何可必也已焉哉昔日漢
書晉筆堆於床今日丹旐素棺寄於房昔日寄書問安
平今日作文吊精靈道途脩阻不能親奠而哭又無使
若不得替我而祭只以哀悼文西向而大讀之仍以焚
嗟嗟士筆知之也不嗚呼哀哉

代舅氏祭外王母完山李氏墓文

嗚呼我外王母完山李氏沒世后二十八秊之壬午某月日外孫朴某謹奉酒果噓唏愴恨再拜于神道之前而泣告曰嗚呼小子之不記此地久矣皆由乎舅氏早沒而無嗣慈母與季姨母相繼而沒仲姨母遠居殊鄉無緣以聞也矧又歲月多積祭奠屢闕誰復剗荊棘而禁樵牧哉追憶慈母在世之言只記墳塋之在於通津恨不詳聞其第幾山第幾岡與坐向之如何也小子以茲中夜永嘆泣涕潸潸每自念曰痛矣我慈母若在世豈使我不知其地乎尤咄咄不能已也星霜荏苒哀慕

徒切訪于外黨問于居人始得省掃於陳虗之里嗚呼
神靈不昧庶察哀衷想必泉臺悲喜交至傷慈毋之早
沒憐小子之孤露也攀援滂泗竚立遙想擧目悲懷感
古愈切世俗少敦人皆忽於外氏小子獨不以爲然禮
曰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其情義之俱到豈有敦薄
於其間哉而况小子幼日親自抱持膝寘嬌愛若乎嗚
呼舅氏內外之塋亦在是矣纍纍三丘幸深無主尤不
覺嗚咽悲傷也今玆不腆之奠聊以叙終身萬一之懷
伏惟鑑臨哀哉尙饗

廣陵皷人哀辭

與我同爲高祖之孫者曰廣陵散人君美字世懋諱也我之降在辛酉散人之降差其一年雖不爲之同歲比肩而埒其相與之好亦以是深也自以爲門中之良友情理藹藹終始如一不幸短命歷年二十而終於今辛巳季秋月晦我豈不爲之嘘唏嗚咽涕泣沾襟也哉粤在總角之日竹馬爲戲言笑怡怡每於静夜無人相枕股而卧謂我曰余雖長於綺紈之中無意於名利安得與君卜居名山水疏池種魚日事吟哦以送其生乎嗚呼平日之語昵昵只如此而丁寧在耳尚記而不忘也眉疎目朗瀟灑如畫人或期其榮達吾獨憂之曰氣鋭而

聲短者未見其遠大也如使君美罕御婦人服藥導引不勞擾其精神可至四五十散人笑曰若是之甚歟余曰吾正言之論君不爲諱也嗚呼雖不幸不至四十五十至三十二十七八而夭猶近似也今年之役慮所不到也余昔者僑於江湖散人青騾帽巾翩翩而來執余之手曰見君之心倏爾而生不勞脩遠以遂一見仍同棄扁再徜徉以返相與對坐評品詩軸書帖清談亹亹雖夏晝冬宵嘗恨其談懷未足也散人常逍遥於廣陵水潮之村仍自號廣陵散人余每寄詩簡必以廣陵散人書之散人亦呼我以三湖居士益取雅曠不以排行

次第相拘也今余作誄命之爲廣陵散人哀辭亦不開之以生死一其終始焉嗚呼生既無名死亦不以其家沒於其伯防禦公任所三和府客土千里以柩而返又無一介孤兒尸其祀其爵也亦甚矣重爲之悲也古今人弔誄於人者皆尤造物焉雖通者亦如之余嘗不信四人之生與死皆有命矣必造物之爲尤於今散人之喪始知夫尤造物亦宜也其情意之至隱惻之極誰尤乎誰怨乎嗚呼造物者之多猜也胡不假我散人數十年借德於名山水以遂其初心其忌我乎其偏忌散人之清曠無累乎造物者宜不進其責也今忍淚歷言其平日交散人之深

茗溪獨貯哭宗族之淚哉其誄曰

我思故人悲季命兮叔寶之羸綿一病兮永歸長夜冬之孟兮叩策西州驚噩夢兮俱在髫齡戲鸞鳳兮我嘯君歌言笑溫兮爲從者三同一源兮無它宗族情意敦兮耦耕山谷曾有約兮世難諧着楊州鶴兮神情朗悟趹着目兮一匹青騾隨短僕兮古詩百篇盈錦囊兮開訪水廬喜我狂兮乞箋之詩（余嘗送詩乞花箋云）野君箱兮貽管之帖我篋藏兮琉瓶之魚畫金剛兮（嘗於綠琉璃瓶養五色鮒又玩八帖畫金剛山小屏）置以爲樂飄若仙兮命我賦之想往年兮一去牛山（三和府別名也）爲旅魂兮丹旐一片千里翻兮永阻淸谷

哉之木兮德音不遐悲心曲兮親老婦幼誰與慰兮又斷天屬無可謂兮生壬戌年死辛巳兮胡然而生胡然死兮痴騃無狀誰復容兮我詩誰賞言誰從兮天耶鬼耶誰其召兮魂雖可招隱未招兮耕釣山澤難與偕兮辭以係哭哀淚盈兮中心縕結意難輸兮廣陵散人其知吾兮

鵲巢上樑文

三湖舅氏宅有大策莢樹己卯冬十一月鵲營巢于顛巢半成棄而不至舅氏命余曰汝作上樑文鵲當訖營余乃援筆作之文雖類

佛鵲終訖營其巢待余文敷錄玆以傳好事者

别有乾坤無畔岸江陵之一柱倚空莫是神仙好樓居齊州之九烟在下止所止矣樂莫樂芳主人塡河舊蹤化石遺裔殿前之曼倩屈指曾學石燕之知風獄中之景逸弛心更效金鷄之傳赦喃喃高屋笑燕子之含泥嗷嗷空城陋雀兒之啄粒知時報喜所以人自憐焉背歲營居此窠性本慧矣喬木舊世所翩翩而蹈高大樹餘風豈砥礪而趨下乃於不土不水之岸搆得爰居爰處之棲搆木為巢上世之製作斯取徹土綢户下民之

凌傴奚嶂山背水臨定門堂於巽位辰良日吉回北斗於坎方左矩右規寧煩垂巧之按器上棟下宇不待郢工之揮斤可子繼而孫承輪矣奐矣但夫和而夫唱經之營之擅勝景於春夏秋冬烏跳兎走萃佳氣於東西南北鳳舞龍飛上出重霄蜃樓華表如彼其下旁通四海虹樑月牖仰之彌高月明星稀寧有失棲之歎兩凌風震應無漏屋之愁鴈奴逍遙畏繒繳而蹈跡鸚哥聰慧泣離籠而傷懷憐彼褶䋄之相羅保吾福履之是固傷雛壞卵豈比鴟鶚之巢枝帖尾俛頭亦勝鮎魚之緣竹足以容膝蚊睫蝸角之不如莫曰打頭椳國柯郡之

是似鵾鵯之毀已遠蜉蝣之撼奚憂若余者小技蟲雕大志鵬徙旁隣旣卜慕高趣於風宵桂殿欲攀待靈報於早晩恭疏短引助擧脩樑兒郎偉抛樑東西南北云云所冀上樑之後維鳩莫居斯螽是祝鸞停鵠峙鳳池之毛長傳熊經鳥伸鷄窠之老無毨

原閒

通衢大道之中亦有閒心苟能閒何必江湖爲山林爲余舍傍于市日出里之人市而鬧日入里之犬群而吠獨余讀書安安也時而出門走者汗騎者馳車輿馬旁午而錯獨余行步徐徐曾不以擾失余閒以吾心閒也

彼方寸不擾擾者鮮矣其心各有營爲商賈者鈌錙銖仕宦者爭榮辱田農者鈌耕鋤營營焉日有所思如此之人雖眞諸零陵之南瀟沅之間必叉手坐睡而夢其所思奚閒爲余故曰心閒身自閒

自言

人可變乎曰有可變者有不可變者若有人於此自孩提不戲遊不妄誕誠愼端慤及其壯人勸之曰爾不偕俗俗將不容爾遂肰之口談鄙俚之言身行輕浮之事如是者三日慼肰不怡曰吾心不可變也三日之前吾心充肰三日之後吾心楞肰遂復其初

談利慾則氣隳談山林則神清談文章則心樂談道學
則志整完山李子志古而逌喜聞山林文章道學之談
其餘不欲聞聞亦心不服葢欲專其質者也以是取蟬
橘發爲言者靜而淡

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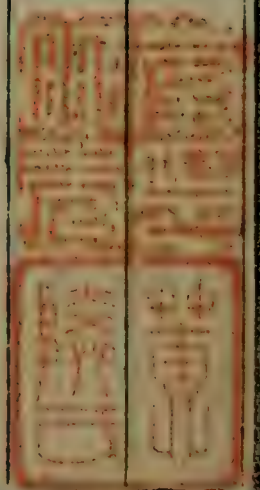
居山林而有名利之心者爲大耻居闤闠而有名利之
心者爲小耻居山林而有隱淪之心者爲大樂居闤闠
而有隱淪之心者爲小樂小樂大樂吾以爲樂小耻大
耻吾以爲耻大耻者百半小耻者百百大樂者百三四
小樂者百一或無之太高者小樂也吾居闤闠而有隱

淪之心者故其言適

青莊館全書卷之四

己巳冬洪友學洙聖習書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

嬰處雜稿目錄 一

肯莊館全書卷之五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嬰處雜稿一

戊寅篇

戊寅篇者志歲也是年冬寓居于三湖之水明亭有著書自砭者數十條中間不得見者凡五年疑其散亾流失惜而不能忘亦不能記其文伊今偶閱巾箱乃復得之欣然披撿如故人之

相逢也雖不足教人而垂世其自爲戒則深矣
余之自幼志學素心於斯亦可見也今計其年
才十八也縱不及三代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
學之䂓然亦或佳其冲年之語似有近於道者
爾慨余無嚴師友教導之益而粗能識爲學爲
善人之方亦家庭之訓誨歟乃更淨寫以置命
其書曰戊寅篇時壬午二月初七朝日書于和
菴

士子明心如鑑律身如繩鑑不磨則塵易汚繩不直則
木易曲心不明則慾自蔽身不律則惰自生治心身亦

當磨之直之

虛靈不昧導西注西導東注東向利趨利向義趨義注

與趨皆當謹其始

物適則衡平物不適則衡傾帆便則舟行帆不便則舟

橫平而傾行而橫在人不在衡與舟也心亦如之

心靜者言靜心躁者言躁聽人之言靜言躁可知其心

靜心躁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恥惡衣惡食者不足與言

旨哉言乎或有巧其言令其色媚悅於世人出沒於榮

途鮮衣細襪自顧矜衒是錦其外漆其中者不啻欺人

反不覺自欺其心
巧令者若見醇士衣布帶韋麤冠弊屨口訥訥貌瞿瞿者則必邪視強笑不啻若從厠溷中出來庸詎知其所謂醇士者反視渠若腐鼠死狗也嗟乎豈知木匱尾櫝貯連城之璧照乘之珠也哉
人之生也具七竅備五臟亦該仁義禮知之瑞若不導之於孩提之初則及長駸駸亾賴將本善之性漸入於禽犢冠裳馬牛襟裾寒心哉天何生此等人具七竅備五臟哉
人性靜故以靜制煩自然歸正或有人好煩惡靜怠惰

放雜語無倫次間以浮談聒人之耳笑於非笑拊掌轉
身揮手搖膝甘爲俳優自期無宲爲靜者可不貴乎
假令心火也物欲薪也廉恥水也以欲著心不能制之
以廉恥正如以薪熾火不能制之以水也
看人之暴戾悖慢而撿吾之心看人之砥礪謹勅而修
吾之身庶幾行於鄉黨州閭也
人有小善必記而不忘反冪於心且傳語它人也人有
細過必掩而不揚莫告於人且警戒吾心也
老成之人當待之恭敬此輩過於吾或有德過於吾或
爲父執焉或與其子弟爲友焉可不敬乎如有慢忽不

敬是長幼之序叅焉五倫從此而敎

凡朋友會話之際斂襟危坐不可跛踦傾仄以足加於人以臂倚於人彼若如此於吾當以好言誘之使不爲也不可反報而相較也

朋友者五倫之中以義結者交益深而待益敬不可情深狎待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勿以人譽我而待之厚也勿以人毁我而待之薄也勿以聞一譽而自喜自恃也但自謹吾身而加勉焉勿以聞一毁而自恕自棄也但自省吾身而改遷焉

不必曰某有某物甚好吾將得之若逢其人則千萬勞

苦區區而得然後快於心此雖細故其漸不可長矣
有天地然後有人人者受天地之賦與亦一天地也天
地失度五行錯矣人而失常五倫斁矣以天地之身則
天地之度無失其常則庶幾爲人矣
言不可拜錯釋理而已不可便利擧詳而已
待人以恭可以免辱處物以廉可以免禍
聞過如聞樂治過如治賊
勝人最是大病痛區區談論作氣高聲欲挫冤人者非
快事也反不如下於人者反快活而猶愈於勝人
人無美惡待之如春風和氣綽綽有裕事無大小處之

如青天白日休休有容

鄙醜囂亂之事不可接目淺俚舛逆之言不可掛口

自唐以下俗習趨末工書工文爲上學問爲下所謂工

書者非楷正古雅之謂也工於札簡務爲時式所謂工

文者非平鋪純和之謂也工於浮華務入科規也萬一

或有學問者則必嘲笑指目視之若別樣底人輕浮之

習每自警省焉

若有才智當斂蓄於內用於用時不可以小才淺智自

媒自誇大言於稠坐之中曰吾某事善爲之某術能有

之是不但人視之以愚騃反自取鄙陋也

衣雖薄猶可以禦寒行如薄不可以容於閭里也食雖惡猶可以療飢心如惡不可以安於房攏也見衣裳藍縷者先制其侮易之心言益恭而憫憐見衣裳濟楚者先制其欽慕之心志益修而警戒

心者君也身者臣也豈有臣而欺君者哉如有欺君者必有殃焉欺心者亦如之慎其獨大學垂其訓也不愧屋漏詩經著其戒也

一事一物或自己而曉或學於人而曉如有得焉可終身不忘也一尤一過或自己而晤或因於人而晤如釋負焉可終身自喜也

古語云息謗莫如不辨止怨莫如不爭不辨不爭而人
又有謗我者淡若不知尤不可爭辨也
凡對人言多則聽稀何也以其重重疊疊若風過耳也
不若詳其理擧其緊簡言之也然則所聽之人不厭乎
耳盡其所授而行之也
事業營爲不可苟且雖至飢寒疾病當潛然而已至若
陳三之却衷仲子之吐鶂雖是好事不當效此曲阨
凡言語不可暴勃雖奴隷之庸凡禽獸之賤陋或仍小
忿不可以刀刃與挺擬之而復罵曰吾欲殺此物也
以忍制怒何事有敗以勤勝怠何事不成

簡以制煩靜以制動一生服膺是正心工夫故君子言簡而心靜

學古人以踐履爲工夫

簡言語愼行步心常在一字之上也

邵子嘗大寒不出大暑不出大風不出大雨不出學者以敬身爲先是非愛吾身也愛吾父母也犯此四不出貽親之憂莫甚焉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歲精惜譚

天地間最可惜者歲月也精神也歲月無限精神有限虛費了歲月其裏耗之精神無可復收

拾矣凡人髫以前無論自髫而冠冠而娶既娶
乎則弱女稚子森森滿眼居然為人父少焉髮
蒼白而始抱孫老之勢浩難防矣於是搔首思
髫而冠冠而娶以至于抱孫而髮蒼白則其精
神之衰盛判然若先後天絪縕其平生鄙落無
所成雖長嘯太息無計奈矣余自十二三早已
覺此事慨歎彌中且今冠娶者近十稔種種顚
頗鬚无顧影而惕回令余年少而精神皎皎如
其不早讀書學為己搔首之悲當遽歸於余也
區區志意庶欲於言行上勗勉而世念淪汩有

時乎間斷其可惜可勝歎哉迺置篇簡於案事親
讀書暇有由中之得則隨書之漸成篇縱知空
言無補然其自爲計則庶或未爲失也於歲月
精神之最可惜愈往而愈致意焉此書其亦一
端之助歟癸未秋月之五十六日日將晡四以

齋居士識

媚容嬌色雖丈夫反不如婦人乎氣正心雖賤隸可以
爲君子讀書談鄙俚對鷄犬亦羞愧送客論是非想鬼
神亦憎恨言語輕繂雖卿相位奴隸是似行步褐被雖
耆艾年兒童不如余嘗題此於東壁書其尾曰明叔書

之明叔之室明叔豈欺明叔益深警之之辭
輕薄之俗容易呼古聖賢名余嘗戒之如古之高人學
士當尊敬以字號呼之如陶潛曰靖節韓愈曰退之之
類也且世俗不庬每務勝呼父執諸丈老之名如小兒
是亦駭聽且字相者吾　君亦尊敬不名士庶豈可呼
之且小名者父母及祖父母伯叔父母呼之其餘皆不
可冠而字之意安在有朋友旣冠呼小名者莫知其可
也

浮華之流厭看經書及其它學問等語判知滋味不如
稗官雖有讀者務爲剽竊傅會詞章非眞讀也或有意

讀之則反嘲曰腐儒余於斯有感
侍長者終日可収放心勝於讀書収撿少年例多厭侍
長者甚至有六月尊長之嘲何其可也或有厭避父兄
側者余竊惡焉
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云此博約二字各
救其雜陋之偏弊爲學者常誦此言可也
自古挾才能者動心驕矜未稍喪身辱名皆從驕字上
蔄雖有兼人之才通天之學無計尊卑貴賤應接之時
面上去驕字言頭去驕字方不爲妄男子
皇明得天下甚正用夷變夏失天下亦正殉於社稷俚

得之於胡可謂快矣而又失之於胡可謂恨矣

三峯鄭道傳 國初罪死然生於麗季侫佛之世能著書闢佛辨破甚確又抵書圃隱諷其親近釋子此事足爲儒門有功人

若有藏書萬卷不借不讀不曬不借不仁不讀不智不曬不勤士君子必讀書以資借猶讀有以東閣者爲愧

古人云教子嬰孩人必曰兒不遵長者言是多氣者多氣者騰逵恣其行止及長陷於辟者多嗚呼父兄之愧深乎遺子千金不如教子一經

古人云貧字不可形於口不可書於紙對富人言其貧

被其當曰是求於我也豈不餒哉顔子飯疏豈向子貢
輩言貧乎如之何則可曰安貧安貧則不言貧
多事從多言始多言從不收斂方寸始䏻則緘口不言
乎哉曰非也言顧其行則不素其言行踐其言則不素
其行豈老佛清淨寂滅之謂也
小說最壞人心術不可使子弟開看一着於此論沒者
多明朝清源洪文科曰我朝騷人墨客作浣紗紅拂竊
符投筆等記凡有血氣者咸知奮發誠感激人心之一
助可謂感矣云嘻嘻烏足道哉余嘗聞明末流賊多冒
水滸傳中強盜名字是亦感激人心之一助哉余嘗着

水滸傳其寫人情物態處文心巧妙可爲小說之魁合號綠林董狐賊士大夫一向沉湎一本有鍾伯敬評批者伯敬之顚倒乃如是耶意者浮薄輩借伯敬名字入梓以重其書歟又有金聖嘆者恣意評讚自言天下之文章無出水滸右者善讀水滸其爲人綽綽有裕又肆賊罵孟子爲未離戰國遊士之習云雖不詳知聖嘆之爲何許人而其狂妄鄙悖從玆可知也其爲言也抑揚眩亂才則才矣可謂耐菴之丘明法門之宋江矣意者耐菴以錦繡之才有一塊寃憤疊鬱於中發此無實之言敍其平生罵世之心歟其心則悲且苦矣其罪則擢

髮難贖也
小說有三惑架虛鑿空談鬼說夢作之者一惑也羽翼浮誕鼓吹淺陋評之者二惑也虛費膏晷魯莽經典看之者三惑也作之猶不可何心以爲評評之猶不可又有續國誌者續水滸者鄙哉鄙哉尤不足論也嗚呼以施耐菴聖嘆輩之才且慧移此勤於本分事則其可不敬之乎甚者敷淫織演僻怪務悅人目不知羞耻余嘗見小說書目中有開闢演義雖不開見觀其名目怪斯極矣余幼時看十餘種皆男女風情閭巷鄙談有時悅目寔知其眞無是事然後憎惡之心漸加頓無滋味於

是書與睟不相爲謀矣嘗聞中州村巷學究閑聚談話
卽席欲酒肉則一人呼新說一人寫幾人刻板居然成
二三篇賣於書肆沽酒肉以遊云吁由一時食慾强作
浪說用力極勞而心術隨壞其書浩不可禁車牛不勝
載家藏而户讀於是棗梨楮藤之災極矣權輿於元濫
觴於明至于今日而尤往而尤盛夫小說亂書也元亂
國也其作俑者可以加亂民之誅矣漢之黨論晉之清
談唐之詩律猶有氣節風流之可觀處然亡國而害道
彼小說安可方乎此三者哉古置稗官以收野談雖多
叢瑣君子有取傳奇志怪博物者取之惟此小說上不

及黨論清談詩律中不及稗官野談下不及傳奇志怪
聖嘆輩獨以何心攘臂其間標榜五才子助其淺陋甘
爲説家之忠臣俗流之知己幸若中國有人挽回世運
亟下新令溥天之下燒其舊書禁其新書或有犯者嚴
其條法不齒人類殆庶幾乎
唐四庫甲部經類有小學蓋三代時有小學已於秦火
後儒不得見只設小學博士教授諸儒所著文可以擊
蒙者故唐藝文志小學類有蔡邕勸學篇蓋此等書也
至文公搜輯諸家説始爲一定之書
心中無一点猜忌方是好男兒余嘗勉焉有詩曰胋海

快除三斗棘靈臺洞若四通達亦恐言易行難何如乃可自愛人尼善始

余嘗愛和順積中榮華發外之語又愛淸明在躬志氣如神之語又愛莊周淵默雷聲尸居龍見之語未嘗不書諸壁而誦諸口

陶靖節詩天然是士大夫心事讀陶詩先觀其語趣之雅潔不獨以詞家目之可也徒詞家目之淵明豈不笑我乎

我朝卓越千古者儒士釋流等級甚嚴嘗聞麗時尚佛儒釋混淆士大夫家壁上不掛僧笠三四則不爲名士

相逢路次儒先拜於釋釋植立受之蓋其時閥閱子弟多出家故士大夫師友而不耻以至乎眤與至尊踞搨李正言存吾叱之下床以其時諫官可謂難矣又僧齋僧劫之俗醜不忍聞至 國朝痛除其習閥閱始以出家爲羞至今釋流逢儒士於路間無論知與不知先拜則儒士晏然不顧又毀城中寺刹時有僧尼不入城門之禁判若涇渭可謂正矣

道在日用目前甚淺近莫淺於灑掃應對莫近於愛親敬長欲做好人者多舍此去而窺高大必先欲談天說易其躐等而不循序如此未知人事安知天事未知人

理安知易理胡籍溪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先生於是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此其驗也有志者先以曲禮逐條律己然後次次讀聖賢書以至于易可也偶然書此以戒吾心之浮誇好奇

古君子言雖不足行當有餘方好若言而已則口然心不然如牡丹之好花無有識者恨之

名目隨習俗而變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才子之目豈容易哉隋唐之間能詩者反稱才子莊子盜跖篇曰孔子

謂柳下季曰先生今之才士也云古之才士亦異於俗之場屋才士也晋王孝伯曰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亦異乎經傳從獨稱名士也長者之稱亦不忏忏今之鄉谷多積穀反稱之余又逢某鄉某問貴鄉有何儒者乎對曰有大儒數三人不覺聳動急問曰姓名爲誰學業之造詣如何對曰某某也皆能詩賦表策場屋之文無難云余又不覺噫嘻曰大哉儒也某某去後嘆曰非如程張朱呂者不足以當大儒之目今此名反歸於紛紛殉名之舉子乎

世之論王介甫者紛然矣未得的論朱子曰其爲人質

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宗見近其所論說
蓋特見聞臆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已自聖不
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
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
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於後云云今見此論
介甫之平生昭然矣如老蘇辨奸論徒含毒循私非公
論爾

寧爲孔門之侍童擁篲於丈席之下耻作釋家之祖師
加趺於蒲團之上爲聞君子鄙見如何
謙讓之於誇矜隔絶如霄壤謙讓者每每歎不足而進

於有餘誇矜者每每喜有餘而退於不足然大謙讓大誇矜皆有末流之弊謙讓之弊遲而小誇矜之弊速而大

脫畧之士事事欲遵古流俗之人事事欲從今互相激憤難得適中自有酌古量今底好道理何害士君子中正之學世古有簡畧而喪之人又聞頃世某士修身好古以笠爲東俗不堪著乃卷柳皮爲冠行乎道爲人駭笑遵古之弊固已怪也從今之弊可勝言哉

東坡仇池筆記多錄冥間事頗惑其說何其好奇之甚也雖弄筆硏録見聞當隨而辨破可也且冥間事設使

自吾身親死而甦則可的知其虛妄也昔者逢更生之人問其死時事白犬蔥釜之說極其荒詭愚氓輻湊授錢以聽余從旁笑曰死而甦者千萬一人也乃敢恣意眩亂妄恃其獨行之事以惑衆耳可乎佛氏或以愛憎幻弄愚夫愚婦托術生死眩惑一世則有之亦有新死者一氣如縷為風邪挾弄作一噩夢焉豈眞有天堂地獄哉

人之過常從自是處加人之禍常從蔑人處生自是則蔑人蔑人則自是互相終始都歸於偏是故君子貴審愼得中

人之交道甚重而初交之時動必曰知已交少踈則動必曰絶交何其輕躁之甚也余於此常惕惕

屈伸往復盈虛消長天之道也順之而已治亂興亡善惡吉凶人之爲也修之而已此言吾嘗聞諸正夫古人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亦與正夫言暗合天地間萬事莫過乎此等語

嗟乎余至今未曉世俗所謂達者之爲達者人雖享得稀年送了許多光陰者愽局上也酒盃裡也女色也書画也科塲也榮進也晝睡也稗說也其間又有疾病憂患何暇修吾身本分事乎疾病憂患天也無如之何以

外事在自家任意天地間一蠹之語豈不愧乎何乃以此反以爲達達哉達哉吾未知其達哉

般窓夜話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謂之瞽身不達聲利甚於穿骨不脫俗氣甚於痼余續之曰口不言道學甚於啞脚不踏泉石甚於跛心不喜正直甚於鬼志不在山林甚於厮楊敬仲云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飢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踈爲久要余續之曰對人以溫厚爲要法御妻以簡默爲工夫作文以詳悉爲意匠調病以强作爲藥石

文者比諸學則末也外也是以今古文人例多浮薄放

肆文之中善詩之人尤甚詩之中善科詩者尤末之末
外之外雖可勉強爲之而亦有好道理酌量處不可以
爲男兒平生事業盡在斯顚倒猖狂壞盡心術也
雖善言多則令人厭流於妄况不善之言多乎小則受
侮大則見害

瑣雅

瑣者貶其不大也雅者多其不麤也謏見寡聞
與議文章不亦僭乎又曰雅者竊取古人著書
之名又曰記述無倫次瑣瑣然也甲申七月書
于白荳棚下

列子較莊子太纖巧復逶迤婉孌其莊重無論不及莊子之氣力遠矣

陶穀清異錄意匠專取新奇故不免僻幽賕類家之別種只供笑不是適用之書余嘗見山堂肆考亦一流爾何鏜所纂名山記凡一千四百餘首不載放翁入蜀記何也

家語恰肖子書絕不似魯論後人編首載夫子異相及誕降瑞應蓋緯書所収也涉誕謾恐取識者之譏孔叢子是孔氏家乘繁瑣中有理致

三閭大夫天問文中之至險極怪前無後無更無其對

宋玉招魂等作稍接步武而却平易
鍾伯敬譚元春所緝古詩唐詩二歸頗費精力選家鮮
能及焉其評隲者或非烟火口業但圈處或有過當而
抹處公嚴令人氣短
朱子諱韋齋名松詩集無松字嘗接用於一處其好事
近詞曰春色欲来時先散满天風雪坐使七閩松竹變
珠幢王節宄詩皆以杉易松字又見清脾録
蘇黃詩用古事仍成變化者後世惟錢受之能及焉而
但局小耳
康熙崇文教太學立碑自製文賛顔曾思孟顔子賛曰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傳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可
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利
舍藏王佐之器曾子贊曰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
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至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
至德要道百行所基恭承統緖修明訓辭子思贊曰於
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
乾坤九經三章大法是存篤恭愼獨成德之門卷之藏
密擴之無根孟子贊曰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
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屛功利煌
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又多著書淵鑑

類函全唐詩佩文韻府古文淵鑑共三百七十卷夢窩相公癸巳燕行時康熙親授以傳于 國王爲言亦有佩文齋廣群芳譜康熙字典佩文卽其號也

揚子雲法言王仲淹中說皆竊學論語者也法言太崛強論語豈崛強云乎哉中說時或近之畢竟叔敖衣冠耳

皇明史紀凡言京師者必曰長安甚野淸人凡書冊往往剔去夷虜戎狄等字甚淺瀨說郛尤多又夷字易以彝

鄭東溟詩專以氣爲主張其伸縮變化頗似于鱗而較

淳然東詩之巨擘歟只有詩集十一卷許眉叟嘗大許
其所著詩諷曰管氏作地負王謝作抵巇屈原作離騷
荀卿作非相今君平作詩諷云余嘗觀其四六之文果
瑰奇爛燁矣

陳東莞 皇明通記多直言其本朝可諱處不可謂之
諛筆也

偶讀唐書杜工部傳文甚簡硬而字也字絕無僅有歐
陽文忠以宵寐匪貞札闥洪休譏宋景文者良有以也
夫

黃五嶽空同集序雙關之文而句法靈異雖是六朝委

波亦不孱湔　明之圭真才矣哉
成三問編東人之文爲東人文寶未成以兎佔畢齋續
成之曰東文粹
我東方載籍不備作史始於麗朝其著者曰金富軾三
國史記　本朝鄭麟趾高麗史諸臣纂修東國通鑑東
國史畧三國史節要東史纂要兪市南麗史提綱
南壺谷編箕雅自新羅崔致遠至　本朝申最四百五
十四人又羽士衲子雜流閨秀不姓氏三十八人總四
百九十二人稱李奎報曰雄傳則李文順又曰文章爲
東國之冠芝峯曰李奎報雄贍又曰李奎報最大手又

曰李奎報之文亦自豪健余嘗觀李文順之詩謂之傳
也贍也則可兩公所謂雄者何也謂之大手則稍或可
也其爲最大手爲東國之冠者亦何也又其文冗長不
欲觀

明人以爲揚子雲本無失節之事劇秦美新乃谷子雲
所爲而後人誤認爲雄枉被其名云

焦竑輯老子莊子諸註家爲老子翼莊子翼老子註家
六十五莊子註家四十九

焦竑曰諸子唯楊朱無書列子在晉末書始行疑後人
取莊子之文足成之者故太史公作列傳不及列子亢

倉子唐王士源所著關尹子書甚高顧嬰兒蕊女呪誦
土偶之類聃時尚無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托爲非其
眞也云余以爲後世僞書之起亦道學不明學士大夫
尚浮華而無耻之致也豈細慮哉
韓退之集註家五百蘇子瞻集註家九十六嚚嚚汩汩
不勝其瑣又有失於本旨者亦叔季之事也至東國杜
詩諺解而其弊極矣
李于鱗之文果佶倔而奇乎哉然往往強作古人語突
露筋骨終歸文章惡道又諸篇皆一套無新新變化各
體層出之義夫其詩則有氣而且色焉種種悅心五絶

則非其長也文則蓋不如李獻吉獻吉詩極力學少陵
處可憎殺杜有秋興八首之律李又以律倣其體題曰
秋懷八首此等處終出古人脚底使眼力長者悔之而
且惜焉

獻吉左宜人墓誌奇而且密可悅

于鱗簡牘種種可觀其擬秦昭王書果是何語凡文章
雖至怪極奇者一再次細尋自有脉絡方是好文于鱗
文強項有時而骨折血滯雖平生學兩司馬顧遷暨相
如出語輒雄渾蓋漢之元氣所鼓橐爾眇然一于鱗不
但模像彷彿或復欲凌以上之此是後世學文章者一

種痼癖若以學問方之恰同王仲淹不知時宜急急欲
做孔子續經書徒模像闕里影子来自取吳楚僭王孔
門王莽之譏夫宋世鴻儒雖不模像如仲淹顧其學術
則孔門之嫡派耳凡為文章者知乎此則庶幾爾
劉鳳子威文章又一天地間怪物蓋　皇明之世如此
輩者不知其幾人　明之所以代促者靈流怪品盡發
天地之秘藏亦是宇宙間一大運氣無可奈何地也非
人力所可遏抑任之而已為愈也
元美之哭于鱗一百二十韻詩瑰奇譎詭靈氣蓊雜蓋
大物也而偉材歟不讓為　大明文章也顧東國無此

製作其它可類知矣
唐傅奕請沙汰僧尼䟽比退之佛骨表加詳密嚴正葢
其爲人種種甚好也
盧蘇齋我東別立門户者其詩全用之於而以字似非
詩家本色然於其中化焉者也文之暗室銘縱曰奇健
未免黑窈窈
先輩往往推金乖厓爲東國第一文章以余淺識恐多
冗俚置雀立之於何處也　宣廟朝以下文章多可觀
也詩文並均者其農岩乎詩推挹翠軒爲第一是不易
之論然至淵翁而後成大家藪葢無體不有也纖麗而

成名家者其柳下手痼疾於摸唐者其蓀谷手蘭雪全用古人語者多是可恨也龜峯帶濂洛而神化於色香者澤堂之詩精緻有識且典雅不可多得也近世學菴有理有聲色不碎零定難得也雖與顧菴并名顧菴不知落下幾層矣栢谷之詩往往有逼唐者而畢處全不免餒陳平生讀書之多定為古今稀見讀伯夷傳一億一萬三千番定可類推也其集中文只數篇而無足可觀才之至鈍者也才氣之靈靈慧慧搜括化實者四百年來罕有之羅一千年麗五百年元無之至觀復齋足可當之而不幸驥騏中蹶梗楠半折著輯不多識者恨

之蓋才不無焉皆局於聞見所得多館閣體而畏縮不敢出遊局外掀動造化日就畢畢而已文章一事雖末技豈可腐陳庸碌安於下品哉

宋王梅溪文章神彩曄然不可多得也李膺方叔文章警發可愛余於其函品知之矣

今淸之文章李漁笠翁爲翹楚而五六十年前人也日本文章物徂徠茂卿爲巨擘而專尙王元美李于鱗閃爍倏幻時有可觀一國文人尊爲宗匠靡然趨向死經十餘年有文集百餘卷云矣

許眉叟穆文章大打開而不得收拾崛强過之神彩恐

不足地乘之文甚佳製與車渚洲書有氣力丘墓文山
水記此猶彼彼猶此渾是一套無伸縮變化處蓋多識
前言往行不朽之文也古詩亦有奇健者律詩絶無之
是可欠也東海碑瓌奇譎詭定是奇作其疏章亦不𣃁
俗套典重可觀
月沙閣體之神化者其碑誌時有不愧古人處叅文呈
文雖古之作者復生應有逡巡退步時四百年來館閣
中之領袖也
陸務觀入蜀記清新警發南唐書亦非庸品其四六之
文鱗其倫焉碑誌往往就格 缺 女墓銘悲烈可誦煙艇

東籬居室書巢等記閑曠樂易可以悅心其書畫題跋
奇氣映發蓊其詩文以奇爲尚者也竊想其平生雄秀
悲壯氣宇軒脉

白樂天之文雖俚俗其制誥及判後世難及其策林詩
多經綸詳密蓊如今世之一等科儒雖造言也曲暢旁
通而其體裁則蔑如也其與元九書說交道文章處淋
漓可觀多作佛家文字或稱佛弟子鄙卑何足道哉碑
誌則有時好

元微之文雖不多與樂天大同小異也有鳥有酒等詩
風人之旨

讀老蘇文然讀子由文纖尖越覺低弱蓋老蘇文章家熊虎之才也三蘇之策論自晁董以後稀珍絶色也夫策論別有一種才品三蘇以外則不免燕石嫫母幾何人哉

陸敬輿鬼神於雙關者似冗長而不冗長矣

老蘇之文有氣力而大有才思小蘇色香不足長蘇則集一家之大成者

退之碑誌用意於奇峭而太露筋骨者子瞻之碑誌不多者文章家關典意子瞻之才不長於此技也嘗言不欲屑屑於碑誌者無乃托辭以掩其所短歟

妹訓

余有二妹齡皆及笄幼而無聞及長難戒著書以訓章凡十六

女子之德和順爲則言語行步以至飮食一心不懈乃爲之職

下氣低聲中正以裁從容周旋事與心諧是爲吉祥諸福畢來

鄙悖之言掩耳莫聆長老之訓存心以銘習此二者身亦安寧

善言惡言皆出于口一出惡言悔之誰咎一身善惡如

反覆手
多言之婦行不如一多言多妄妄則无宗戒之戒之嚚
嚚無吉
言笑無節近于俳優色厲小温亦近于憂云何淳中柔
順以充
見善必踐見悪必懲莫揚人過莫說己能小心勤勤婦
德日增
怒心之來先抑其端發乃和容心隨而安任怒無際事
大如山
閨房之內靜而無譁不大其聲以養其和聲不出戶乃

安一家

針織饋食懋其精敏整齊衣裳潔掃床茵勤勞罔懈是謂善人

余觀懶婦早眠晏起蓬首垢面便遂是事百事無成惡聞隣里

余觀驕婦不事針線浮華好勝容服是炫妄自爲賢凌彼良善

余觀悍婦不時而哭與妖憑鬼曰召巫卜萬事尾懈災及九族

在家亡家在國亡國可不大懼明若照燭試觀三婦和

順不足
莫羡富貴莫侮貧窮顧玆廉恥勤儉飭躬父母嘉之其樂融融
和兮順兮中心固持戰戰兢兢朝暮誦斯無愧此訓余言匪欺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

庚午夏金少季
永福聖配書